

單戈 系綫

柯爾納楚克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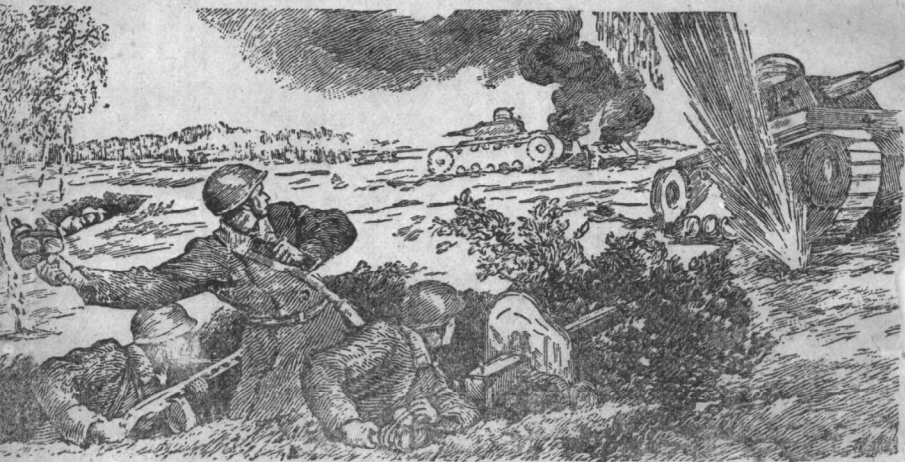


時代出版社

戰綫

柯爾納楚克著

林 陵 譯



時代出版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職 績

32開 69千字

著者：柯 爾 納 楚 克
譯者：林 慶
出版者：時 代 出 版 社
(北京東四鐘樓胡同十四號)

發行者：新 華 書 店

印刷者：北京新華印刷廠分廠

裝訂者：北京市第二裝訂生產合作社

5,001—25,060冊

定價2,800元

1946年上海初版

1954年1月北京修訂重排

1954年2月第一次印刷

劇中人

- 戈爾洛夫 (Горлов) —— 戰綫司令①。
蓋達爾 (Гайдар) —— 軍事委員會委員。
勃拉賈賴伏夫 (Благонравов) —— 戰綫司令部參謀長②。
奧格烏夫 (Огнев) —— 軍團司令③。
柯洛斯 (Колос) —— 騎兵隊指揮員。
沃爾利克 (Орлик) —— 軍團政治部部長。
吳奇維見利納 (Удницкий) —— 戰綫司令部偵察部部長④。
戈爾洛夫·米龍 (Горлов Мирон) —— 飛機工廠廠長。
戈爾洛夫·謝爾蓋 (Горлов Сергей) —— 近衛軍中尉。
斯維奇卡 (Свечка) —— 近衛軍上校。
克利空 (Крикун) —— 特派記者⑤。
季希 (Тихий) —— 戰綫報編輯⑥。
渥斯達賓柯 (Остапенко) —— 近衛軍中士。
哥密拉烏里 (Гомелари) —— 近衛軍下士。
巴斯柳柯夫 (Башлыков) —— 近衛軍中士。
沙亞密多夫 (Шаямстов) —— 近衛軍下士。

馬魯霞 (Маруся) —— 女護士。

赫里捧 (Хрипун) —— 戰綫電信部部长。

密斯特納 (Местный) —— 市執委會主席。

畢慶卡 (Печенка) —— 戰鬥員。

葛魯斯特納 (Грустный) —— 演員。

指揮員，司令部工作人員，戰鬥員，賓客等。

① 俄文 горло，意爲咽喉，Горлов 這姓，在這裏有只會嚷嚷的空談家之意。

② Даропрание 爲品德優異之意。

③ Огнев 係由 огонь (火) 一字變來。

④ 意爲「奇怪的人」，「怪物」。

⑤ 意爲「咆哮」「怒叫」的人。

⑥ 意爲「安靜的人」。

⑦ 意爲「發聲沙啞的人」。

⑧ 意爲「悲哀的人」。

第一幕

第一景

戰綫司令的辦公室。牆上掛着地圖。地圖旁邊站着戰綫司令戈爾洛夫。

〔副官上〕

副官 司令同志，我們戰綫報的編輯，上級營政委季希和特派軍事記者營政委克利空同志請你五分鐘時間給他們。

戈爾洛夫 讓他們進來。（把繩一拉，地圖遮起來。坐到桌子跟前，開始寫字）

〔記者克利空和編輯季希上。克利空的腰裏掛着一支很大的毛瑟槍，胸前掛着徠卡照像機〕

請坐。我馬上就好了。（寫完）噯，要筆桿的，有何見教？（笑）

〔季希和克利空站起來〕

克利空 我所榮幸代表的首都報紙的編輯部責成我向你，戰綫司令同志，向你，無畏的統帥，謹致熱烈的敬禮。今天我接到電話，獎賞你勳章的命令登在我們報紙的第一張上。要我寫一篇關於你的文章，我懷着最大的歡欣寫了一篇三百行的文章。爲了不致錯誤起見，請問一聲，你是哪一年得到第一顆勳章的？

戈爾洛夫 在一九二〇年。

克利空 (記下) 第二顆呢？

戈爾洛夫 第二顆是在一九二一年。

克利空 好極了。第三顆呢？

戈爾洛夫 在紅軍成立二十周年紀念日。

克利空 太好了。(寫) 第四顆呢？

戈爾洛夫 第四顆——那就是，在今天了。

克利空 啊，對了。對不住，對不住！請你准許給首都報紙拍張照。

戈爾洛夫 (微笑) 也許，不用了吧。

克利空 那不行。全國應該認識自己傑出的統帥，一分鐘。(把徠卡機對好) 就這樣，安靜。好。再來

一次。看側面。就這樣。好。謝謝。對不住，司令同志，電信處拒絕今天發我的稿子。我統共只

有兩篇文章，一篇是關於戰鬥英雄的，一篇是關於你的。我很想請你幫幫忙。

戈爾洛夫 是誰難爲你啊？

克利空 政委。他說——很長，應該縮短些。可是，這樣的稿子難道可以縮短嗎？

戈爾洛夫 關於我的——恐怕是可以縮短一些，關於戰士的——那可不行。

克利空 怎麼也不能縮短。整個結構要垮的，這是建築學上的問題，文章的體裁計劃是這樣的……

戈爾洛夫 噯，好，好。你們這種要筆桿的人，寫文章的能手，什麼結構，體裁，還有……你們叫什

麼，風格吧？攪不清的事情。我們當兵的，是爽快的人。跟我們說話要爽快：是這樣，就這樣

說。說一句：司令同志，請幫忙；我們能够辦到的，就盡力幫忙。(敲電鈴)

〔副官走進來〕

接赫里捧。

副官 赫里捧少將在這裏。他剛進來。

戈爾洛夫 叫他來。

副官 有。(下)

戈爾洛夫 你們這班老弟，我是喜歡的，尊敬的，就是你們寫得少，編得少。你們得多上上最前綫去。那裏的材料才……

克利空 我很樂意簡直就住在最前綫。但是我是駐戰綫的特派記者，很遺憾，爲了報道一切情況我必須待在司令部裏。可是，你別擔心，我在這裏弄得到材料，只要把它加工編一下。關於英雄的文章，我已經有一百零五篇登出來了。我只要一點事實，其餘一切我都能創造。

戈爾洛夫 這很好。應該多一些。

〔赫里捧上〕

赫里捧 司令同志。

戈爾洛夫 坐下。你爲什麼使記者爲難？

赫里捧 記者同志並沒有找過我。

克利空 我是找的政委同志。

戈爾洛夫 要給他校正腦筋，不要給我得罪報館裏的人。這是該辦的事情。人民必須知道，我們怎麼打仗。我們有多少英雄啊。並且爲了歷史，可不是嗎？以後，過了五十年，把報紙打開來，看報紙，好像看鏡子似的，看見，我們曾經是怎樣打仗的。這是大事情。

赫里捧 是，司令同志。（對克利空）過一點鐘去看我。

克利空 謝謝。

戈爾洛夫 假使人家把我們的戰綫報紙一打開，却看不到什麼消息。你工作得不好，編輯同志。

季希 抱歉，司令同志。請把你的意見告訴我們。我們當注意。努力一下。我們改正……

赫里捧 可不是，今天幾乎登了一大張的廢話。

季希 是關於電信嗎？

赫里捧 什麼電信。你是大談你那個荒謬見解。我向司令報告過，他也同意我的意見。

季希 司令同志，這是我們記者跟軍團司令奧格烏夫的一篇談話。

戈爾洛夫（笑）你以為，軍團司令的腦子裏就不會有廢話嗎？要把他們的腦筋改正多少次呢。特別

是奧格烏夫。這個人喜歡在雲彩裏生活，可是我們是住在地上。在哪兒說哪兒話，也得有個分寸。

季希 抱歉，不過這一次我認為……

戈爾洛夫 你認為什麼？你對於軍事連二乘二都不知道。已經說什麼——「我認為」起來了……這算

什麼廢話？（拿起報紙，看）

赫里捧 看這裏（指）就看這地方吧……

戈爾洛夫（讀）「那些應該知道的人不願意明白，今天沒有真正的無線電信是不可能指揮的。這並不是內戰。」瞎扯談。他知道什麼內戰？我們打十四國聯軍的時候，他還在桌子底下步行呢。就是不用無線電信，只靠英勇和剛毅精神我們也能打敗任何敵人。他倒哭起來了：不能指揮呀。那有什麼關係呢，我們學得會。

克利空 哎呀呀……

赫里捧 你看，你只要想想看。（讀）「只是我們個別指揮員和長官的落後性和滯鈍性，妨礙把無線電信提到應有的高度上去。而做這件事的一切條件都是具備的。」

克利空 哎呀呀……這是批評指揮部呀。

赫里捧 這還沒有什麼關係，你看這裏：（讀）「無線電信，和一般電信一樣，德國人的是很好的，我們應該跟敵人學習，追過敵人。」你們明白嗎，這是什麼意思？要是隨便哪一個戰鬥員，指揮員讀了怎麼樣。關於自己的電信，他會說些什麼？這能提高他的士氣嗎？我們為什麼要宣傳法西斯的電信呢，誰要這玩意？

戈爾洛夫 噯，對於當編輯的是不能苛求的。這是他攪不清的材料，奧格烏夫今天要到這裏來，讓我們問問他看。（對季希）我警告你，假使你不管自己的事情，不天天表現我們英雄戰士和勇士——那你要小心……

季希 抱歉，司令同志。我們當注意。我們當改正。努力一下。

戈爾洛夫 你們沒事了。

（季希和克利空下。但是，季希走出門的時候，克利空又走回來）

克利空 對不住，司令同志。我既是中央報紙的代表，我應當寫一篇批評文章，批評你們的戰績報紙。確實，批評得很公正，它並沒有完全給普通兵們盡呼聲的作用。

戈爾洛夫 那有什麼呢，批評好了。改正我們編輯的腦筋。這只有好處。

克利空 是。可以走了嗎？

戈爾洛夫 走吧。

〔克利空下〕

赫里捧 他完全目中無人了。

戈爾洛夫 誰？

赫里捧 奧格烏夫。簡直把自己當做是大元帥了。

戈爾洛夫 這都是年輕的關係。開始打仗的時候是上校。過了三個月得到少將的頭銜。現在是軍團司令。所以衝昏頭腦了。可是力氣還小。噯，開始狡猾起來了，要起筆桿來了，發起議論來了。

赫里捧 狡猾了，狡猾了。

戈爾洛夫 很明顯。假使他的工作順利一些的話，他就不寫文章了。兵士不是寫字的，是打仗的。你只要把事情做好，總可以找到筆桿的，做過什麼事情，沒有做過什麼事情，他們都可以記下來。（笑）

赫里捧 眞理，眞理！你簡直是蘇沃洛夫●學派，伊凡·伊凡諾維奇。

戈爾洛夫 拿來吧，你手裏是什麼？

〔赫里捧把一張紙遞上〕

（戈爾洛夫讀。寫）和騎兵隊的聯絡建立了嗎？

赫里捧 沒有，司令同志。

戈爾洛夫 爲什麼？

赫里捧 已採取一切方法，我想再過這麼兩天，我們就可以跟彼得羅夫建立聯系了。

● 俄國大戰略家。

戈爾洛夫 當心，我揪下你腦袋。

赫里捧 什麼都會辦好。我可以退下了嗎？

戈爾洛夫 可以。過一個鐘頭到我這裏來，一同吃晚飯。今天我好像過喜事似的。

赫里捧 謝謝，司令同志。我可以帶點小禮物來嗎？

戈爾洛夫 你有什麼？

赫里捧 還剩半打陳年白蘭地。

戈爾洛夫 是嗎？帶來好了！

赫里捧 是。（下）

〔戈爾洛夫歎電鈴。副官上〕

戈爾洛夫 奧格烏夫在嗎？

副官 沒有，還沒有來。

戈爾洛夫 柯洛斯呢？

副官 沒有。已經颳起很厲害的旋風來了。

戈爾洛夫 蓋達爾在嗎？

副官 軍事委員會委員在接見政治管理局局長。你的兄弟，自稱米龍·伊凡諾維奇·戈爾洛夫，來看你。

戈爾洛夫 米龍，不可能的事情！叫他到這裏來，快！（站起來，走去迎接）

〔米龍·戈爾洛夫上〕

米龍 從哪來？

米龍 從天上，（擁抱，接吻）噯，你怎麼樣？

戈爾洛夫 在打仗末。

米龍 像從前一樣。身體好嗎？

戈爾洛夫 這我還够用。

米龍 並且樣子也沒有變，連頭髮都不花白，要知道我已經十二年不見你了。漂亮，漂亮。

戈爾洛夫 改變兵士的面貌的，不是光陰，而是刺刀，子彈和彈片。你怎麼這樣衰老？你不是比我年輕七歲嗎，怎麼頭髮都白了，你怎麼啦？

米龍 都是因為戰爭。我們做文職的很不容易。芬蘭戰爭把頭髮花白了，這次戰爭把頭髮蒼白了。

戈爾洛夫 少焦心。跟我們學學。

米龍 不行。可以抽煙嗎？

戈爾洛夫 還問什麼，抽吧。你要怎麼，就怎麼好了。我這兒什麼都很隨便，知識分子氣我受不了，一切都是兵士化。抽煙，喝酒，罵人，都可以，只要事情辦得好就行。

米龍 事情辦得好，那就很好了。

戈爾洛夫 爲什麼不寫信來？米龍，目中無人了嗎？啊？

米龍 不，你說哪裏話。大學畢業後，我會寫信給你，並且記得，常常寫，因爲跟你要錢。可是，你有一次寄了錢來，就沒有再回信。

戈爾洛夫 是嗎？我可沒有收到你的信。沒有收到。

米龍 後來我被派往美國。

戈爾洛夫 你上美國去了嗎？

米龍 待了兩年。

戈爾洛夫 這可不錯。噯，美國，怎麼樣，窮敗得很厲害吧？（笑）

米龍 我是被派到福特工廠去的。我在鐵工車間，在傳送裝置部做了兩年工，都是做的普通工人。

戈爾洛夫 哦，我還以為，就這樣去看看的。我們不是曾經也被派到德國和法國去的嗎。我不喜歡德國。寂寞。在法國住住倒不錯。什麼都見識過！可惜，不多久，就叫回來了。旅行得很好，很好。回想起來都愉快。

米龍 可是我一想到福特工廠的傳送裝置，就是現在我也要打寒噤。

戈爾洛夫 爲什麼？

米龍 起初很困難，爲了不落後，簡直像發瘋似的，趕不上就要被撵走。做完工，好容易支撐着走出車間。不要吃，不要喝——像死人似的倒下了。

戈爾洛夫 華麗雅怎麼樣？有孩子嗎？

米龍 沒有。華麗雅在我工廠裏當設計師。我們的生活是這樣：快天亮我才回家，她在睡覺；等我醒的時候，她已經在做工了。用電話吵嘴親嘴已經第三年了。她怎麼還不把我扔掉，我簡直奇怪。

（笑）

戈爾洛夫 她不會扔掉你的！你雖然衰老，可是還很漂亮，女人是喜歡漂亮男人的。

米龍 你說哪裏話，現在我的嘴臉因爲夜裏沒有覺睡，總是像捻皺了的枕頭似的。

戈爾洛夫 你應該生個兒子了。我的雪摩士卡已經在打仗了。

米龍 是嗎？我倒想見他。

戈爾洛夫 他就要來。我叫他來住一晝夜。他就離這裏不遠。你還是搞汽車那一行嗎？

米龍 早就不搞了。現在搞飛機。是一個大工廠的廠長。

戈爾洛夫 那末應該把你罵一頓才是。我們缺飛機缺得要命。你們製造得太少了……太少了……米龍 知道，我們正在努力。你們不久就可以得到新禮物了。兩個月來我們日日夜夜地被顛簸着，像

發熱病似的，但是總算成功了！速度這樣高，戈林會氣得肚皮都炸破的。

戈爾洛夫 你們為速度可以少忙一些，主要是多製造一些。看德國人有多少飛機……

米龍 你別唱這老調了，我們知道這一套，聽你們弟兄唱够了。够了！去他的吧。

戈爾洛夫 為什麼？我不明白。

米龍 我們某些戰略家成年地叫喊：多造些飛機給我們，速率是次要的，數量對我們才重要。我們做文職的，聽着，眨眨眼睛。

戈爾洛夫 可是，這話也對啊。

米龍 假使再聽這樣的話，那末我們現在就毀滅了，德國人把我們像鵝鴨似的都殺光了。

戈爾洛夫 你說笑話！

米龍 爲了這些笑話，我所以未老先白頭了。我保證，世界上沒有一國飛機工業像我國的改造得這樣

快，可是這費了我們極大努力的代價。靠了這努力，我們現在有充分現代化的快速飛機了……我真不知道，誰能担当得了這樣的緊張。

戈爾洛夫 無論如何，現在數量是重要的東西，無論在地上或空中。數量戰勝一切。它是一種本質的東西，軍事的靈魂，現在最重要的就是這個。

米龍 可是蘇沃洛夫說——不是數量作戰，而是巧妙作戰。質是重要的東西。

戈爾洛夫 對不起！我們怎麼，打仗不巧妙嗎？巧妙得過頭了。我們知道並且尊重蘇沃洛夫，可是現在就是他也要對付不了。你們做文職的，是不懂得這個的。你最好還是講講你的生活怎樣吧。

米龍 好的壞的都很多。現在是從莫斯科直接飛來的。是斯大林同志召我去的。和設計師一同去呈驗新模型的。

戈爾洛夫 斯大林的樣子怎麼樣？變了嗎？

米龍 這話打哪說起呢。並且也沒有注意到。我報告工廠的事情。要簡短，要切要。這是很難的。事情很多。記住了他提的問題、忠告，但他本人卻沒有來得及細看。

戈爾洛夫 噯，你這人。這樣是不行的。去拜訪過領袖，却講不出來。你呀，老弟，變成個辦事務的了，辦事務的了。這是不行的。

米龍 可能的。我問起你。

戈爾洛夫 他怎麼說呢？

米龍 他說，昨天有個德國人乘了德國驅逐機在你這裏着陸，迷路了。是一種新型飛機。就是推進器弄彎了，其餘都完好。爲了不要費去等候把它運到的時間，斯大林同志勸我飛到這裏來看看，事情可以做得快些。

戈爾洛夫 等一會。（歡電鈴）

〔副官上〕

接軍事電信科長的電話。

副官 是。接軍事電信科長。（下）

戈爾洛夫 斯大林同志怎麼知道的呢？

米龍 是你報告他的呀。

戈爾洛夫 沒有，沒有報告。

米龍 那我就知道了。

戈爾洛夫 還說了些什麼？沒有罵嗎？

米龍 罵誰？

戈爾洛夫 罵我。

米龍 沒有，沒有再說到你什麼話。

〔副官上〕

副官 吳陀維成果少將電話接通了。（下）

戈爾洛夫（拿起聽筒）喂，你這是怎麼一回事，啊？爲什麼不報告我，昨天有架飛機着陸？……德國人乘的驅逐機……什麼時候？我不記得。胡說。打過電話？不會的……那末，好吧。可是，是誰報告莫斯科的呢？哦。莫斯科倒來得及報告，司令却來不及……這就是說，報告得不好。你啊，老弟，話少說些吧。像把豌豆撒翻了一樣，一點也弄不清楚。以後這種事情別用電話報告，得勞駕來一趟，當面報告。就是這樣……

米龍 飛機在哪呢？

戈爾洛夫 飛機在哪？好。噯，等一會。（對米龍）離這裏四十公里。

米龍 我這就乘汽車趕到那裏去。

戈爾洛夫 上那兒？現在是黑夜，在雪上走，到天亮才能趕到。

米龍 沒有關係。

戈爾洛夫（對電話）喂，八點鐘正，把那架飛機運到這裏來。明白了嗎？

米龍 可是得小心地運，否則我們……

戈爾洛夫 要小心，要完整的，像原來那樣。你那腦袋負責。（放下聽筒）別擔心。到早晨你就可以得到這寶貝了。我這裏一切都像鐘錶一樣準。你們那裏討論呀，開會呀，這裏只有命令，就是死也得執行。

米龍 瞧瞧看。

戈爾洛夫 這是準確的。你今天在莫斯科看到報紙了嗎？

米龍 沒有，沒有來得及。什麼？

戈爾洛夫 今天頒布第四顆勳章給我。

米龍 是嗎？恭賀你！（握手）恭賀你！到戰爭結束的時候，恐怕沒有地方可掛了。（笑）

戈爾洛夫 我得到地方。（笑）只要是爲什麼而得的。

米龍 是的。你們當將軍的事情就是這樣。或是胸口掛滿勳章，或是臉上堆滿青傷。不過，往常總是你們這種人挨打挨得少，我們挨得多。

戈爾洛夫 可見是應該挨打。

米龍 可能是。可是，假使我當政的話，要給你們多挨些打，要打得讓大家都看見你們的傷，而勳章呢，却少給一些。

戈爾洛夫 你別說了，米龍，羨慕不是好事情。

米龍 我並不羨慕，凡尼亞。因爲我看到風暴。戰鬥員，中級指揮員，還有指揮師團的將軍，應該獎賞。比較高級的像你這樣的人，——在戰爭之後才獎賞。要發明一種特別的勳章，要一下子就

● 戈爾洛夫的名字伊凡的愛稱。

把整個胸脯遮滿，要在一公里之外就看見，——戰略家來了，大家都致敬，鞠躬。
戈爾洛夫 你愛說笑話！年輕的時候這樣，現在還是這樣。

〔副官上〕

副官 奧格烏夫少將和柯洛斯少將到。

戈爾洛夫 讓他們進來。叫參謀長和軍事委員也來。

副官 有。（下）

米龍 我上哪去呢？

戈爾洛夫 等一會。我一會就完了。我介紹你認識認識我的將軍們，然後一同去吃晚飯。也許你很累了嗎？

米龍 不，不。

〔奧格烏夫和柯洛斯上〕

奧格烏夫 奧格烏夫少將奉你的命令到。

柯洛斯 柯洛斯少將奉你的命令到。

戈爾洛夫 好！我來介紹，這是我異父同母的兄弟，飛機工廠廠長。

〔介紹認識〕

請坐。路上怎麼樣？

柯洛斯 不大好，司令同志。

奧格烏夫 雪堆很大。用手抬汽車的時候比汽車自己開的時候多。

戈爾洛夫 應該乘飛機。

柯洛斯 天氣不允許。

戈爾洛夫 我兄弟是從莫斯科飛來的。

米龍 我從莫斯科飛出很順利。我幾乎在你們這裏摔死。我在離這三十公里的地方降陸，然後乘汽車來的。

戈爾洛夫 是嗎？我還以為你是直接飛來的。

米龍 不是的。

〔參謀長勃拉貢賴伏夫和軍事委員蓋達爾上。將軍們站起來〕

戈爾洛夫 我來介紹。親兄弟。奉斯大林同志的使命來的。飛機工廠廠長。

蓋達爾 非常榮幸！蓋達爾。

勃拉貢賴伏夫 戰綫司令部參謀長勃拉貢賴伏夫。

戈爾洛夫 請坐。那末，米龍·伊凡諾維奇，跟我們坐一會吧。我們一會就完的。然後我請大家上我那裏去吃晚飯。說吧，參謀長。

勃拉貢賴伏夫 我想，讓第十七師司令先報告七百六十一號命令的執行，讓柯洛斯少將也先報告。

蓋達爾 這樣對。

戈爾洛夫 報告吧，奧格烏夫。要簡短。

奧格烏夫 並且很簡短，司令同志。命令執行了。雖然我完全不明白，是爲了什麼的。

戈爾洛夫 你別這樣性急。馬上就會明白的。

柯洛斯 命令執行了。但是，也得承認，我不明白命令的意思。

戈爾洛夫 你這年紀大的人，不應該這樣做報告。執行了，就完了。以後怎樣，——等着，自會告訴

你的。他年紀輕，可以原諒。你可早應該知道，每一棵菜都要按時種下。（笑）是嗎？

柯洛斯的。

奧格烏夫 假使是關於蔬菜的事情。

戈爾洛夫 沒有問你。參謀長報告。

勃拉賈賴伏夫 （從夾子裏拿出紙來，走到地圖跟前，把地圖打開）我們佔領柯洛柯爾車站的一切企圖，

可惜，直到現在還一無成就。德國人把它鞏固得很堅實，牽掣着我們的部隊已經第二個月了。佔領柯洛柯爾車站就是迫使德軍立刻滾到河對過去。戰綫司令戈爾洛夫中將命令我們計擬如下的戰事。軍團司令奧格烏夫自北面在柯洛柯爾車站防禦工事的入口處放棄遮障，他本人則率領撥給他的柯洛斯的騎兵隊在亞力山大羅夫卡村附近衝破敵人的防綫，向伏羅尼·普洛德地方移動。坦克部隊和撥給它的登陸自動槍部隊在柯洛柯爾站以南突破，並控制這兩條路。德軍爲了不完全被圍，必須放棄車站，循着唯一空曠的道路移動，但是這一條路很容易由奧格烏夫從伏羅尼·普洛德去截斷。只剩下一條退却的路——便是循着雪堆走，沒有道路，要把一切技術都拋棄。那時柯洛斯的騎兵部隊便可以爲所欲爲了。

戈爾洛夫 主要是嚴寒將軍。（笑）

勃拉賈賴伏夫 一點也不錯。德軍部隊會毫無辦法。他們不能用空軍來幫忙，因爲風雪不僅不會減輕，反而要愈來愈厲害。戰綫司令的意志已經由我們在命令中闡明了。

戈爾洛夫 現在可清楚爲什麼進行預先的準備了吧？

奧格烏夫 清楚了。

戈爾洛夫 領命令，去大胆行動。（授命令）

（奧格烏夫和柯洛斯基坐在桌子梢頭，掏出自己的地圖，讀命令，在地圖上做記號。）

蓋達爾（對司令）我，坦白地說，很擔心，假使德國人已經開許多坦克到車站，可能會這樣：他們

把坦克開到奧格烏夫の後方去。

戈爾洛夫（打斷他的話）胡說！我們準確知道，他們在車站上只有五十輛坦克。鞏固防務之後，安坐不動。

蓋達爾 假使從河那邊過來呢……

戈爾洛夫 假使地震呢……（笑）主要是——猛襲。使他們措手不及，消滅他們。

蓋達爾 使他們措手不及及我們倒能夠，我們會不止一次地使他們措手不及，可是包圍和消滅……

米龍 這却不常有……

戈爾洛夫 要看在什麼司令手裏。你，蓋達爾同志，命令簽過了嗎？

蓋達爾 簽倒簽過了，一切似乎都是對的，可是我的手却和向來不同，直發抖。

戈爾洛夫 這是因為文官的靈魂還沒有從你的身子裏鑽出去。你的手老是發抖。你擔心什麼？

蓋達爾 這個楔子。柯洛柯爾。突然這裏要是……

戈爾洛夫 在戰爭中，朋友，總是有「突然」的。應該勇敢。對不對，參謀長？

勃拉瓦頓伏夫 估量和勇敢，毛奇◎這樣說。

奧格烏夫 不對，參謀長同志，毛奇說：先估量，然後再勇敢。先得估量，這正合着一句成語：七次比量，一次剪裁。

戈爾洛夫 對。

奧格烏夫 既然對，那末你的命令，戰綫司令同志，却很使我擔心，使一個做軍團司令的人擔心，雖然也使我很高興，因為伏羅尼·普洛德是我的故鄉，我的父親在那裏。突然他要是活着呢？

戈爾洛夫 那就好極了。你去解放父親。

蓋達爾 這是怎麼攪的，你的父親在那裏？

奧格烏夫 秋天突破的時候，伏羅尼·普洛德被德國人突然奪去。

戈爾洛夫 噯，說呀，說呀，小伙子。（笑）他加入我們要筆桿的隊伍了。看過他關於電信的談話嗎？

蓋達爾 看過。

戈爾洛夫 爬進作家的圈子了！嘿！（笑）說呀！

奧格烏夫 你老是取笑我。但是，請你相信，假使以後不是現實取笑我們，我是絲毫不在乎的。

戈爾洛夫 你這是扯到什麼上面去？說得明白些。

奧格烏夫 這個命令使我想起上一次的事情，那時你也取笑我。

戈爾洛夫 我沒有做錯。那時我們打了德國人，並且佔領了城市。

奧格烏夫 城市佔領了，德國人也打了。靠什麼佔領的？是誰勝利的？是靠戰士的剛毅，中級和下級指揮員的英勇佔領的。是違反命令的戰鬥員勝利的，因為那命令使軍隊處在最不利的條件之下。

這是事實。

戈爾洛夫 有趣。再往下說。（記下）

奧格烏夫 往下說，還是那麼一回事。你高喊勇敢。在命令裏，一點勇敢都沒有，連一點勇敢的味兒

都沒有。因爲命令裏沒有思想，一切都靠「烏拉」，靠「徵倖」，好像在我們面前的敵人是傻瓜，在睡覺。難道這樣能包圍人嗎？你隨便一揮手畫一個圈，就對我們說：去，孩子們，從兩面去堵！假使你願意的話，我可以根據任何一點來證明這問題。你要把坦克部隊送到什麼鬼地方去？不是很清楚嗎？只要我一往前衝，德國人就要立刻把坦克開到我的後方……

戈爾洛夫（打斷他的話）够了，奧格烏夫少將！你忘記了，你並不是在青年團會議席上，而是在戰綫司令面前。我不是叫你來開討論會的。

奧格烏夫 我長大了，早就高出青年團員的年齡。

戈爾洛夫 長大了。看來還不久。否則不會打斷司令的話。

奧格烏夫 對不住，司令同志。

戈爾洛夫 可不是嗎。你怎麼樣，老頭子？撚鬍子幹什麼？

柯洛希（站起來，激動地）司令同志！親愛的伊凡·伊凡諾維奇，我跟你一同經歷了整個內戰，我們一同開始，一同享樂、吃苦，我甚至決心爲你死！但是真理高於一切。而真理是在奧格烏夫少將方面。坦克部隊不應開到什麼鬼都不知道的地方去，應該撥給奧格烏夫的軍隊。

戈爾洛夫 够了！戰爭——就是冒險，不是數學，現在該知道了。

蓋達爾 據我看，戰爭就是計算，就是數學。也許，我們還是聽聽他們的意見吧？

戈爾洛夫 對於我，一切都明白。假使你要聽的話，那末就叫他們到你自己房間裏去。有沒有實際問題？

〔沉默〕

有問題嗎？

奧格烏夫 沒有了，司令同志。我只有一个問題要問參謀長。
勃拉買賴伏夫 請。

奧格烏夫 我們的偵察部部长還是這一位吳奇維見利納嗎？

勃拉買賴伏夫 是的。是吳奇維見利納上校。

奧格烏夫 對不住，他隨時隨地都撒謊。車站上不是有二百多輛坦克嗎？

戈爾洛夫 什麼？（笑）它們從哪來的，從月亮上掉下來的嗎？

奧格烏夫 昨天有一個俘虜招供說有三百，另外一個說有二百。即使取一個折衷的數目……

戈爾洛夫 兩個都是胡說。他們不老是在撒謊嗎？他們想嚇人。這是他們的方法。（歎電鈴）

〔副官上〕

叫吳奇維見利納，快。

副官 有。

奧格烏夫 游擊隊員報告我第三十師的偵察兵說，最近十天裏有五列載汽油的火車開到柯洛柯爾去。

他們爲什麼要這許多汽油。顯然，那裏不是五十輛坦克。

戈爾洛夫 但也不是三百輛。

奧格烏夫 那末是多少呢？

戈爾洛夫 他們這裏哪來這許多坦克？只有傻瓜才會從整個戰綫上把坦克抽下來，拖到一個柯洛柯爾

車站上來。

奧格烏夫 這不僅是一個車站，這是一個堡壘，是一個跳板。因爲奧爾洛夫將軍在這個車站附近進了
兩個月還是一無辦法。

戈爾洛夫 現在我們只要一舉手就能成功。你的游擊隊員是撒謊。他們總是多撒謊，少做事。蓋達爾 我們的偵察工作不好。應該採取嚴重措施。

戈爾洛夫 爲什麼？我不同意。

〔吳奇維見利納上〕

吳奇維見利納 吳奇維見利納上校奉你的命令到。

戈爾洛夫 柯洛柯爾車站上有多少坦克？

吳奇維見利納 五十輛，司令同志。

戈爾洛夫 不會多嗎？

吳奇維見利納 也許，這五天當中又拖了一些來，但是我並不以爲。

戈爾洛夫 奧格烏夫說有三百。

吳奇維見利納 司令同志，從哪來？在我們整條戰綫上，現在，敢情，也不滿五百輛。

戈爾洛夫 對！

奧格烏夫 那末爲什麼德國人這樣努力地把汽油運到柯洛柯爾去呢？

吳奇維見利納 不知道。大概，是準備將來的進攻吧。他們那裏本來有倉庫。

奧格烏夫 他們現在是由誰指揮的？

吳奇維見利納 我不知道。從前指揮的是這個……忘記了，他的名字很難記，總而言之是一個少將

風●什麼的……他被調走了。現在是風什麼，我不知道。

●「風」，爲德國貴族的稱呼。

奧格烏夫 現在這個編隊的實力怎樣？

吳奇維見利納 四個普通師團，兵員足數只有百分之七十。準確的我說不出。

奧格烏夫 他們有滑雪團嗎？

吳奇維見利納 我想，團不會有，也許，有小的部隊。德國人不是沒有預備過冬嗎？

奧格烏夫 去你的，你想什麼，我並沒有興趣，我注意的是德國人實際上有什麼。你究竟知道不知道？你回答呀。

柯洛斯 安靜點，伏洛佳●。

戈爾洛夫 你叫喚什麼，上菜市來了嗎？……

奧格烏夫 你問他，他爲什麼像在菜市似的胡說？這算是什麼？「也許」，「我想」，「敢情」，

「大概」。根據這種混亂的情報，你們怎麼草擬命令的？

勃拉賈頓伏夫 我們有情報，你別着急。

奧格烏夫 情報。爲了颶風雪，空軍已經六天不活動了。你們還有什麼情報？鬼知道，在這個時期

中，德國人却做了什麼。軍委同志，這樣下去是不行的，這算什麼？（舉手到頭上的綑帶上）呸，腦袋都要炸開來了。

蓋達爾（站起來）司令同志，我要跟你說幾句話。請出去幾分鐘？

戈爾洛夫 什麼話？

蓋達爾 出去說。

● 「伏洛佳」，奧格烏夫的名字符拉其米爾的愛稱。

〔走到另外一個房間去，戈爾洛夫跟去。〕

柯洛斯 安心，伏洛佳。很疼嗎？

奧格烏夫 是。

吳奇維見利納 我不明白你的歇斯的里，奧格烏夫少將。我認爲……

柯洛斯（打斷他的話）喂，吳奇維見利納同志，你還是沉默的好。否則，假使他馬上給你開一槍，那

末我在任何法庭上都要證明，本來就應該這麼做的。

吳奇維見利納 爲了你們脆弱的神經能够安靜起見，我可以走開。（下）

米龍 好玩意。

勃拉貢賴伏夫 不。他不過是一個沒有遠見的人，能力有限。

米龍 你們爲什麼留着他呢？

勃拉貢賴伏夫 並不是我任命他的。你以爲，我們相處得好嗎？只能妥協。

米龍 可是爲什麼呢？

勃拉貢賴伏夫 這怎麼說法呢……他一直跟司令打仗，從內戰就開始了。是一個誠實的、有功績的老

幹部。但是不大強。

〔戈爾洛夫和蓋達爾上〕

戈爾洛夫（對奧格烏夫）就是這樣，你左面的鄰居——第二十五軍司令奧爾洛夫推進到亞力山大羅

夫卡，保障你後方的安全，你的通道不會被封閉，別着急。假使他們真已調來一些坦克，那也是

無所謂。他們不敢從防禦處走到雪地裏去的。我警告一聲，命令要準確執行。稍有違抗，我就要

揪下腦袋。這要牢牢地記住，你在這裏的越軌行爲，我要記過。以後我要嚴厲地問。明白嗎？……

我問，明白嗎？

奧格烏夫 是，司令同志。可以走了嗎？

戈爾洛夫 走吧。

(幕)

第二景

戰綫司令的住宅。舞台上一個人也沒有，只聽得見另一個房間裏傳來的喧嘩聲。那裏聚集着賓客。給戈爾洛夫道喜。米龍和蓋達爾走出來。米龍拿一瓶酒和幾個大酒杯放在桌子上，注酒。

米龍 我們來單獨地喝。

蓋達爾 謝謝，可是我完全不會喝酒。

米龍 你在席上不是喝的嗎？

蓋達爾 我這是倒的蜜糖水。我早就不能喝酒了。心臟鬧盤扭。

米龍 那末只好一個人喝了。祝你健康。

〔近衛軍中尉，砲兵謝爾蓋·戈爾洛夫上。他手拿大酒杯〕

謝爾蓋 叔叔，親愛的！這不客氣，把酒瓶從桌子上拿走，並且拿了就走。我請求，我請求倒一杯。

米龍 (倒) 你呀，謝廖若，就停了吧，否則要完全醉了。

● 「謝廖若」，謝爾蓋的愛稱。

謝爾蓋 別攔我。我在最前綫完全不喝酒。可不是。給我的一百格蘭姆我總是給砲隊指揮員乞卡林果的。可是我今天要喝醉，那還是爲了你來到這裏。是的。我給我的使徒們講過，你怎樣教我釣魚，有一次挨了打。我都記得。（擁抱米龍）

米龍 什麼使徒？

謝爾蓋 我把我們的砲兵叫做使徒。他們真是使徒，他們每天顯神蹟。

米龍 使徒！（笑）好極了！

謝爾蓋 軍委同志，你說，我的叔叔好嗎？

米龍 謝廖若。

謝爾蓋 不，你說呀。

蓋達爾 很好。

謝爾蓋 噯，你看，大家都一致承認，連我的使徒們也承認。他們簡直愛你了。是的。我拿我的近衛兵的身分打賭！

米龍 你怎麼對近衛兵講非軍人的叔叔的事呢？倒會找題材。你得給他們講些軍事生活裏的故事呀。

謝爾蓋 我們都喜歡在戰鬥之後講非軍人的生活。我們一砲台的人，每一個人的事情我都知道。我的事情他們也都知道。我們像一家人似的生活着。你知道，我們這家庭裏誰是父親？

米龍 是政治指揮員嗎？

謝爾蓋 不是。是砲隊指揮員乞卡林果。他四十歲。胖胖的留着些小鬍子。他是露天陣地上的王，可是講起故事來，簡直要笑死人。叔叔，你上我們那去，就可以看到活的使徒：涅斯達資柯，沙亞密多夫，巴斯柳柯夫，華西卡·索柯爾，這種人你就是走遍全世界也遇不着。

「從另一個房間裏傳出『爲戰綫司令同志健康乾一杯，烏拉』，『烏拉』聲，碰杯聲」

我不願意，爲戰綫司令我不乾杯。

米龍 這却是爲什麼？

謝爾蓋 爲父親，似乎，已經喝得超過定額了。爲司令，今天可不願意喝。是的。你，軍委同志，可不要生我的氣。我只是在這裏說這種話。一般地說，我是懂得規矩的。尊敬司令，並且絕對服從。可是爲他乾杯，我今天却不願意。是的。完了。現在，近衛軍中尉要去安靜睡覺了。

蓋達爾 這話倒是對的。

謝爾蓋 我去了。我不過要說明一點。爲什麼客人中間沒有我的司令，奧格烏夫少將？啊？你們不知道？我問過父親。他狠狠地罵了一頓。他不喜歡。爲了什麼？他不願意明白，我的司令奧格烏夫少將——就等於是……

米龍 是夏伯陽？

謝爾蓋 不是。

米龍 巴格拉基翁？

謝爾蓋 不是。

米龍 蘇沃洛夫？

謝爾蓋 你別笑。

● 蘇聯內戰時的著名游擊戰領袖之一。

● 俄國戰略家，曾參加戰敗侵俄的拿破崙軍隊之役。

蓋達爾 那末是誰呢？

〔啞場〕

謝爾蓋 他就是奧格烏夫，符拉其米爾·奧格烏夫。這是應該明白的。老頭子，我的父親，是沒有遠見的人……唉，真使人難受。（揩眼睛）很難受。（拋掉酒杯，下）

〔由客人的房間裏傳來奇達琴聲。有人低低地唱歌〕

米龍 你跟我哥哥共事很不容易吧。

蓋達爾 我不是軍人。戰前是做民事工作的。噯，我很不容易。要懂得軍事學，可是已經不是內戰時候的軍事學了。什麼都複雜化了。

米龍 你認為我的哥哥真懂得今天應該怎樣打仗嗎？

蓋達爾 內戰的經驗他是有的，在指揮員中間的威信也是有的。他是照他所能夠的作戰。

米龍 照他所能夠的作戰……能夠怎樣？可是應當怎樣——這很快就能做到嗎？

蓋達爾 （笑）我們一直等候的就是這個。

米龍 也許，不用了吧？

蓋達爾 不用什麼？

米龍 等候已經很難等候，代價很大。

蓋達爾 近邊不是也沒有別人嗎？

米龍 是的……可是奧格烏夫怎麼樣？

蓋達爾 很能幹，但是太年輕。

米龍 （笑）並沒有參加過內戰。並且勳章很少。是嗎？

蓋達爾 遺憾的是，在我們高級指揮員中間，這還起着主要的作用。年輕的指揮員無論他怎麼能幹，他既然沒有跟他們參加過內戰，就不被承認。爲了做樣子拍拍肩背，事實上是看不起人。這要費多少氣力證明和說服啊。

米龍 你別證明，也別說服，你要對對於軍事學一竅不通的人宣戰。

蓋達爾 在戰爭中這是做不得的。

米龍 爲什麼？你不是記得，在工業方面曾經是怎樣嗎。起初，在許多工廠裏，托辣斯裏，當主任的是年老的、有功績的、有權威的同志，誇耀他們長老繭的手、響亮的嗓門、有力的詞句，但是辦事的技术却一點也不知道，並且也不願意知道，管理工廠也不會。隨時隨地都大談他們貧苦的出身，但是却不肯學習，不願意用新的經驗來擴大舊的知識。結果怎麼樣呢？工廠工作得很糟糕，因爲各處幾乎都是坐着「有權威的」、自命不凡的一竅不通的人，假使黨中央不來一個大轉變，不把工程師、技師、懂事的人去領導企業，那末工人就一定會說：你們這些只有舊「權威」的人，假使不會搞經濟，那就滾你們媽的蛋吧！這是事實。一竅不通的人無論怎樣叫喚，誰都不支持他們。人民是喜歡並且專門要求懂事和聰明的領導者的。

蓋達爾 在戰爭中一切事情要複雜得多。在戰爭中來一個大轉變是會把事情弄壞的。要用別的方法。敵人是在我們的領土裏。連你哥哥都不如的人，也得去周旋，只要解放我們的土地就行。

米龍 那末，好吧，你們去周旋吧。可是我相信，這種周旋也快要使你們厭煩了。今天我已經向我哥哥宣戰。我在這裏只待兩天，可是我要把他這水牛敲出血來。

蓋達爾（笑）怎麼？

米龍 假 客人晚一個鐘頭來，那末所有的盤子都要打碎了。哥哥把一隻盤子這樣往地板上嗒地一

摔，連火花都飛出來了。（笑）

〔司令的團官上〕

副官 軍委同志，請准許我報告。

蓋達爾 請。

副官 莫斯科剛來電話，明天十八時三十分要你趕到莫斯科國防委員會。這是電話記錄。（把條子遞

上）

蓋達爾 你去吩咐預備飛機，要七點三十分就預備好。

副官 是，在七點三十分把飛機預備好。（下）

米龍 可惜你不是後天起飛。那末我們就同路了。

蓋達爾 那倒很好。我去叫司令來。（走到另一個房間去）

米龍 （注酒入杯）客人很多，却沒有什麼人可以乾一杯。那末，（舉杯）祝華留莎●健康吧……（喝酒）

〔司令和蓋達爾上〕

戈爾洛夫 （笑）看，我兄弟一個人在喝呢！我喜歡。雖然他也去報名當批評家了，但是……

米龍 等一會。等客人們走了，我來給你收拾一頓。

戈爾洛夫 你低聲點。這裏不是你們後方，是前綫。我是司令。我一下命令，你一眨眼就要待在軍人

拘禁所。明白嗎？（哈哈大笑）

米龍 軍委不會給我過不去。

● 米龍的妻瓦麗雅的愛稱。

戈爾洛夫 軍委，當然，會抗議。我也承認。但是，假使司令對於自己的決定很堅定，——他是一定會這樣堅定的，——那時就連天王老子來也不能幫你忙了。

米龍 啊，你這水牛！你被慣壞了，死鬼。慣壞了！……

戈爾洛夫 好，好……我是說得到做得到的。祝你健康！（拿起杯子。喝）

蓋達爾 噯，伊凡·伊凡諾維奇，我奉召，要上莫斯科去一趟。十八點三十分就得趕到國防委員會。

戈爾洛夫 一個人？

蓋達爾 是的。

戈爾洛夫 那有什麼呢，明天起飛。

蓋達爾 要和你談談。我現在去收拾去，你過一點鐘就來。

戈爾洛夫 好，等客人們一散。我就來。

蓋達爾（對米龍）祝你健康。希望我回來能在這裏再遇見你。

米龍 我們在莫斯科碰頭吧。我也要到國防委員會去。祝你一路平安。

蓋達爾 謝謝。（下）

〔戈爾洛夫送他出去。拿着酒杯的客人們從鄰室裏走出來，軍人中間有穿便衣的，前面一個是赫里

捧少將〕

赫里捧 司令在哪？大家要跟他乾一杯……

米龍 他馬上就來。

赫里捧 我請大家爲我們親愛的司令的兄弟乾一杯！（對米龍）你的哥哥是一位很優秀的統帥。應該

說是天才的統帥。軍隊裏很愛戴他。我們相信，你是配得上做他弟弟的。祝你健康！

米龍（微笑）你說哪裏話，你說哪裏話。我是一個很渺小的人。

〔戈爾洛夫上〕

赫里捧 司令同志，我們著名的公衆愛人、功勳藝員葛魯斯特納要說幾句話，並且爲了臨別紀念，唱一隻我們所喜歡的歌。請，葛魯斯特納同志。（把奇達琴遞給他）

戈爾洛夫 你最好還是唱一隻吧，不要講話了。

葛魯斯特納 對不住，半分鐘。我是這樣快活地激動着啊。所有這三個月，我在這裏所度過的，在你們中間，在最新綫，這樣激動着和鍛鍊着我，愛與恨的最偉大的感情，神聖的感情充滿了我。

米龍 喂，葛魯斯特納，你最好還是唱一隻吧，否則演說要把嗓子弄壞……

衆呼 唱……唱……不要講話……

〔手拿酒杯的市執委會主席密斯特納同志跳到前面來〕

密斯特納

對不住，對不住！我以市長的資格抗議，我不允許逼迫知識分子。藝人葛魯斯特納請繼續演說。

葛魯斯特納（用手帕擦眼睛）好。我把我的激動，我的思想，反映在歌唱裏吧。（坐到椅子上，彈奇達琴，然後唱道：「輕輕地把鳥籠打開……」）

〔當葛魯斯特納唱完的時候，大家拍手。高呼：「好」，「好」。他鞠躬〕

密斯特納 唱得好。好極了，藝員！現在來跳舞吧，啊！……（要跳起來）

戈爾洛夫 別跳，別跳。慢點，市長。我應該向你們道歉，高貴的客人。我有工作。

密斯特納 我們也要去工作。我要一直工作到天亮。我們把一切力量都獻給前綫。我們偉大的司令，沒有讓法西斯分子攻進我們的城市，請准許向我們這位戰略家和救星，喊一聲我們文官的「烏

拉！

〔客人和穿便服的人友誼地喊「烏拉」，跑過來，握戈爾洛夫的手。密斯特納湊上去接吻〕

戈爾洛夫 謝謝，文官同志們！也謝謝你們，我的戰友們，感謝你們熱烈的感情！但是，我性子直爽，我必須指出：第一——今天有許多人說得不對，說什麼在我指揮的戰綫上許多次巨大的，應該說，歷史的勝利僅僅是我，是司令造成的。這是不對的。

密斯特納 （狂喊）我不同意，不對，不對！

戈爾洛夫 你，密斯特納同志，住嘴。我們戰綫上的勝利也是靠了我們戰士的英勇。

密斯特納 對，對，對。

戈爾洛夫 第二，我不同意的是：你們也說了很多，說我是統帥，是優秀的，是偉大的，甚至是天才的。其實我是一個普通人，樸素的人。我在村子裏的三年級「大學」畢業之後便開始作戰。我沒有再進過什麼大學。戰鬥不是在科學院，而是在戰鬥中學會的。我不是理論家，而是一匹老戰馬。外國有一位觀察家最近關於我說的話：「戈爾洛夫司令是放不進普通理解的框子的。」這些資產階級的專家怎麼也不能明白，戈爾洛夫是一個地裏長出來的人，有泥土氣，不是科學院院士，也不是理論家，可是却打着自大的德國將軍、理論家和科學院院士。（笑）

〔拍手。衆呼：「好」〕

密斯特納 戈爾洛夫現在打着，將來也是要打，因為我們的精神是這樣……

〔鼓掌〕

戈爾洛夫 噯，噯，密斯特納同志。對了。什麼事情都在乎精神。我們人的精神是很樸實的，是率直的你。你不碰我，我也不碰你，但是，假使碰了的話——便要抓住不放！做統帥主要的是在於精

神。假使精神是勇敢的，是剛強的，是堅定的話，那末誰都不可怕，這種精神我們是多得過頭的。我說得對不對？

〔衆呼：「對」，「對」，鼓掌〕

我不習慣長久地坐在辦公室裏，把腦袋鑽在地圖裏。戰爭不是學院。主要的是尋找敵人，在什麼地方發現敵人，就在什麼地方打他。不用考慮就行動。我說得對不對？

〔衆呼：「對」，鼓掌〕

可惜，我的某些將軍們，直到現在還沒有把這一個真理弄明白。我這裏有書呆子的戰略家，老是在空談軍事文化。得好好地把他們的腦子校正一下。

米龍 你也做得很不好。我們還有很多沒有文化的指揮員，不懂得現代戰爭，我們糟就糟在這裏。單靠勇氣是不能打勝仗的。爲了要把戰爭打贏，除了勇氣之外還需善於打仗，善於現代式的打仗，需要學習現代式的打仗。要做到這一點，內戰的經驗是不夠的。

戈爾洛夫 你們看，連我的兄弟也談起文化來了。我要問你們，假使戰爭本身就完全是不文化的東西，那末在戰爭中還可以談什麼文化？我們這行業是最粗氣的，戴了文明的白手套是什麼都幹不了的。同志們，對於你們熱烈的感情，我再感謝你們一次。你們去休息吧，我們當兵的，要去工作了。（對赫里捧）是嗎，將軍同志？

赫里捧 是，司令同志。

密斯特納 同志們，喝完了，我們也去做工。喝完了，把一切力量都獻給戰綫。（注酒入杯，喝）

葛魯斯特納 能不能請你簽個字。（把紀念簿遞上去）

戈爾洛夫 可以。（簽字）

葛魯斯特納 謝謝。這是最幸福的一天。再見！（下）

〔從走廊裏傳來聲音：「了不起的人」，「聰明能幹」，「統帥」。葛魯斯特納的聲音：「我們城市的救主」……〕

米龍 （關門）呸！……總算走了！

戈爾洛夫 人都很好！是嗎？

〔米龍不作聲〕

想什麼？

米龍 我想：天呀，究竟哪一天我們土地上的傻瓜、愚昧無知的人、諂媚的人、頑固的東西、拍馬的傢伙才剷除精光呢！……

戈爾洛夫 又是你那一套。好吧，那有什麼呢，你去想吧，想吧。火雞就是這樣想着想着而死掉的。

（哈哈大笑，走到另一個房間裏去）

米龍 對。想已經來不及了。應該打他們，這些自私的愚昧無知的東西，打出血來，打得粉碎，快些用別的、新的、年輕的、能幹的人來代替他們。否則要把我們偉大的事業毀掉的。

（幕）

第二幕

第一景

奧格烏夫的司令部。大房間。看得出搗毀過的痕跡。屋角裏是一堆踐踏過的書籍。桌子旁邊，靠近電

話，站着一個副官，他背著窗戶。柯洛斯上。

柯洛斯 天上又撒下來了。

副官 該停止了。

柯洛斯 要飛機摔在我的馬上嗎？嘿，你這不是人的東西！

副官 對不住，少將同志。

柯洛斯 司令在哪？

副官 哪，就在場子上。

柯洛斯 （看窗戶）那一羣人是誰？

副官 屍首運來了，馬上就要埋葬。

柯洛斯 都是戰士嗎？

副官 是被德國人槍斃的居民。司令在察看屍首，找他的父親。

柯洛斯 是的，他的老人是留在這裏的。

副官 他就是住在這裏的。

柯洛斯（拿起幾本書來，看）都是地理書。

副官 是當教員的。前天德國人在那一邊槍斃了六十個人，看來，往前受盡愚弄，許多人的臉上都被刺刀戳破了。他也被押在這一批人裏，本地人看見他的。據說，他第一個走在前面，赤着腳，不戴帽子。大家都唱着歌。

柯洛斯 還有呢？……

副官 司令會講給你聽的。大家的皮鞋都被脫去了。

柯洛斯 我們要把敵人的皮剝下來！……

（奧格烏夫上，默默地坐在桌子跟前，把頭斜支在手上。副官下）

奧格烏夫（低聲地）葛里哥里……葛里哥里……

柯洛斯 什麼，伏洛佳？……

奧格烏夫 認不出……認不出親生父親了。所有的人都被野獸弄得不成人樣了。弄成這個樣子……簡直不忍看。子彈打，刀砍，眼睛挖了出來。老人們現在都躺着了……他們曾經一面走一面還唱，唱着「同志們，勇敢向前」……唱着……爲了這個，所以野獸把他們……

柯洛斯 平靜點，伏洛佳。有什麼辦法呢……

奧格烏夫 他老人家，戴着眼鏡，總是坐在這窗口，一直到深夜；一面咳嗽，一面批改學生的練習本……教孩子們地理，教了四十年……許多年來總是幻想着要到帕米爾高原去一趟。我答應他……

〔啞場〕

他對大家說：德國人再不能前進了，我兒子離這兒很近，他不會讓敵人進他的故鄉的，進他生身的房子的。他等候我，和善的老人……你不知道，兒子是多麼艱難……你不相信。是的，你是有理由不相信的，你指望我的是別的。

〔廣場上低低地傳來送葬進行曲的聲音。奧格烏夫站起來，看窗戶。柯洛斯站起來〕

掩埋了……別了！……別了！……他們會認識你的，老教員！他們會在你兒子的身上認識你。我在你的墳上宣誓：你會透過泥土聽到我來復仇。你原諒我吧，我的慈愛的，親愛的老人……

柯洛斯 伏洛佳。（擁抱他，偎貼在胸口）

〔送葬曲的聲音漸漸地響亮起來了，發出訣別的排槍聲。副官上〕

副官 司令同志，戰綫司令部少校到。

柯洛斯 讓他稍微等一會。

奧格烏夫 不，不要，叫他來。（在桌子跟前坐下）

〔副官下，少校上〕

少校 戰綫司令部來的古薩柯夫少校。

奧格烏夫 請坐。來有什麼事情？

少校 有你的一份公文，司令同志。（遞上）

〔奧格烏夫拆開，讀〕

柯洛斯 凍着了吧？

少校 我還嫌熱呢，甚至很熱。

奧格烏夫 謝謝戰綫參謀長的警告，不過關於這點，我在作戰開始之前就說過了。（把公文遞給柯洛斯）
柯洛斯（讀後）警告過，但是不相信，現在却想放馬後砲了，好，現在到這種地步了。

奧格烏夫 你最好還是告訴我，和坦克部隊的聯絡已經有了嗎？

少校 似乎，沒有吧，確實怎樣，我不知道。

奧格烏夫 坦克部隊昨天是在什麼地方？

少校 方向不明。

奧格烏夫 爲什麼我們鄰近的部隊，奧爾洛夫將軍，睡覺呢？德國人已經射擊我們的過道了。

少校 射擊，這我是確實知道的。至於他們爲什麼睡覺，我却沒法知道。

奧格烏夫 你來辦什麼鬼差使，「沒法知道」同志？你是司令部的軍官還是送信員？

少校 我的工作只是把公文交給你之後就回去：

奧格烏夫（打斷他的話）交來，你就去見鬼？你們趕快給些吃的，預備好汽車，我們要緊回去。是嗎？

少校 我還要報告一個不愉快的消息。我是好容易才竄到你們這裏來的。你的狹小的過道已經不存在了。我被迫擊砲射擊，幾乎傷了命。我不明白，你們眼睛往什麼地方看。你們現在被切斷了，你們被包圍了。

奧格烏夫 什麼？

少校 是的，是的，這是事實。

奧格烏夫 站起來。

（少校站起來。奧格烏夫用蔑視的眼光看他）

你跑到對過的小屋子裏去，去找我的兵站司令官，對他說，我命令逮捕你。

少校 我是戰綫司令部的代表。

奧格烏夫 住嘴！執行命令！

少校 是，是，司令同志。（下）

柯洛斯 我以為，你要立刻敵他。這胆小的東西。

奧格烏夫 可惜，他是戰綫司令部裏來的，否則，爲了「包圍」這個字，要使他一輩子忘不了。

〔上尉——電信科長上〕

上尉 司令同志，密電。

奧格烏夫 （接過去，讀，遞給柯洛斯）電信聯系怎麼樣？

上尉 爆裂聲擾擾着，德國人在空氣裏放出達拉拉的聲音，但是我們還維持着。

奧格烏夫 （對柯洛斯）這一手你覺得怎麼樣？

柯洛斯 我一點也不明白。

上尉 我可以出去了嗎？

奧格烏夫 去吧。

〔上尉下〕

柯洛斯 戰綫司令或是絲毫沒有明白，或是不願意明白。叫在這裏鞏固起來等候，可是等候什麼呢？奧格烏夫 直等到德國人把他們所能調動的一切都調來。事後他還要說：你們怎麼啦，親愛的，粘巴了嗎？我改正你們的腦筋多少遍了？眼睛往哪裏看的？有何可說，現在吩咐把你們的腦袋摘下來吧？

柯洛斯 一定。去他的吧，這老牛。他這一手是從哪裏搞來的？

奧格烏夫 都是那批沒有遠見的人，握到了大權之後，自命不凡，只喜歡「教育」人和罵人，並且一定要用棍子去校正大家的腦筋。（電話響，拿起聽筒）喂……你在什麼地方？到這裏來。

柯洛斯 誰？

奧格烏夫 本軍政治部長沃爾利克。真是魔鬼，他昨天幾乎被送了命。彈片打傷了手。他總要爬進地獄的最深層去。

柯洛斯 我還以為，他是你的一位哲學家。

奧格烏夫 有學問，曾經當過政治指導員，能說兩種語言。我真把他喚做教授。

柯洛斯 性格很強烈？……

奧格烏夫 噢呵，你別看他瘦瘦的，並且戴着眼鏡，可是他能敲斷任何人的骨頭。

柯洛斯 我的委員奧奴夫里·史特拉堅戈夫，是一個很健康，很健康的人，好容易才給他找到一匹

能够經得起他騎的馬，至於學問，倒並不怎樣好。不過，馬倒騎得很好，騎得很出色，很愛馬。

奧格烏夫（笑）姓倒很有價值，史特拉堅戈夫。你從哪把他弄來的？

柯洛斯 是派來的。我把他叫做奧奴夫里·柯貝多。這對於他更適當些。

奧格烏夫 他也不生氣？

柯洛斯 不，他懂得……

○ 俄文「史特拉堅格」是「戰略家」的意思。

○ 「柯貝多」俄文為馬蹄之意。

〔沃爾利克上，他的手包緊着〕

奧格烏夫 我對你生氣了。你爲什麼跟了第三營去作戰？不用腦筋，不像當軍政治部長的人……

沃爾利克 師團裏來報告，說第三營裏的敵方間諜抬頭，開始有不好的傳說。

奧格烏夫 誰在那裏指揮的？找到沒有？

沃爾利克 找到了，那裏的政治指導員是一個很警惕的同志，是一個超警惕的人，什麼都被他立刻發現，報告上級。已經有一大批案卷送給我了。那是兩個人指揮的，你真想不到，兩個都是得過勳章的。

奧格烏夫 什麼？談些什麼話？

沃爾利克 很危險的。（笑）你想想看，他們說，營長是一位真正的老爺，政治指導員也是，把廚子叫去給自己使喚，吃五個人的飯菜。廚房却絲毫不給戰士們服務；戰士們就打廚子的嘴吧，因爲他老是燒些不能下嚥的東西。

〔奧格烏夫記下〕

你不用記了。我在營裏掀起了這樣的亂子，他們會長久記住。無論是政治指導員或是指揮員都一樣。奧格烏夫 這些混蛋。你預備命令，我簽字。簡短而明白地把這事實寫進去，然後禁止全體指揮員在戰士們沒有進食之前進食。

沃爾利克 很好。今天就辦。

柯洛斯 你還是講講，你是怎麼去作戰的？手怎麼弄傷的？

沃爾利克（笑）德國人探聽明白，我作了這樣重要的談話，所以便來進攻了。

柯洛斯 是嗎？

沃爾利克 我可不能對戰士們說：同志們，你們在這裏打一會，等你們打完了，我再來繼續談話。

柯洛斯 於是怎樣呢？你就去進攻——「爲祖國，烏拉……」？

沃爾利克 哪裏用得着我！指揮員的嗓子像耶利哥[●]的喇叭一樣。我跑到迫擊砲手跟前。謝謝他們准許我開砲。我的迫擊砲彈打得很不錯。不錯，砲台指揮員忍不住，急得連媽帶祖宗地罵我，說我射擊得慢。我立刻就放下。把位子讓給一個迫擊砲手。

奧格烏夫 好聰明！（咳嗽）

沃爾利克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他，當然，是對的。怎樣，戰談司令有答覆來嗎？

奧格烏夫 （走到門跟前，對副官）告訴參謀長，請他進來。

〔聽得見「是」的一聲〕

看。（遞過去）

〔沃爾利克讀〕

柯洛斯 明白了嗎？

沃爾利克 大概，坦克部隊要開到我們這裏來了。

奧格烏夫 把它忘記了吧，司令部在找它，可是找不到。

沃爾利克 爲什麼？

柯洛斯 你不知道，我們的電信工作是怎樣嗎？已經把我埋葬過兩次，宣布我戰死了。

● 「舊約」約書亞記，載有以色列人因攻耶利哥城不下，經上帝指示，每日繞城一周，繞城七日後，鳴角呼喊，城牆應聲而倒。

沃爾利克 可是，你也有過錯。

柯洛斯 怎麼？我一個電台被炸掉了，還有一個自己壞了，我應該不是有兩個，而是有二十二個電台。
奧格烏夫 現在你有多少？

柯洛斯 够多了！我扼住赫里捧的喉嚨，他便都拿出來了。我們什麼事情都是這樣，雖然倉庫堆得滿滿的要炸開來，可是什麼也不肯拿出來。大家都等候扼喉嚨，要扼得緊一些，要扼得眼睛都冒到額骨上，那時才拿出來，並且還會贊美幾聲呢。就像從前的商人一樣，你死在他面前，他看也不看一眼，可是只要能抓住他的鬍子，他立刻就把手包打開，跪在腳前，還要謝一聲呢。

〔參謀長，近衛師長斯維奇卡上校上〕

參謀長 我和斯維奇卡同志一同來見你。形勢惡化了。你報告吧，師長。

奧格烏夫 滑雪兵回來沒有？

斯維奇卡 回來了。你的任務完成了。

奧格烏夫 能幹，回來得快。你報告吧。

斯維奇卡 (摸出地圖) 就在這裏，在國營農場「公社社員」裏。這離開我們……

奧格烏夫 五十三公里。

斯維奇卡 發現一羣坦克，數一下有一百五十輛。

奧格烏夫 等一會。(在自己的地圖上註明) 往下說。

斯維奇卡 國營農場「公社社員」以東，西尼赤諾村早晨開到的一個師團和二百輛坦克。還有一個縱隊，約有兩個團人，也開到那裏去。這是游擊隊員報告偵察員的。其中兩個已經來到了。

參謀長 我和他們談過話。

奧格烏夫 是很大的一隊嗎？

參謀長 一隊有五十人。

奧格烏夫 當地的嗎？

參謀長 是的。

奧格烏夫 認識路嗎？

參謀長 很熟。供給了很重要的消息。原來德國人從河那裏到柯洛柯爾車站開闢了一條新路。（指自

己的地圖）就是這一條。強迫居民，日日夜夜地建造。這條路上凍死和槍斃的已經有三千多人。

奧格烏夫 這條路離我們有三十公里。

參謀長 一點也不錯。造了幾座很堅實的橋，但是路上沒有車子來往。大概是爲了使我們的空軍偵察

不致發現。

奧格烏夫 這話對的！往下說。

斯維奇卡 我的話完了，司令同志。（指地圖）偵察兵十一點二十分在這裏發現，十二點在國營農場

「公社社員」發現敵人部隊。完了。

參謀長 師長亞柯文果剛才報告，偵察兵判明敵軍由柯洛柯爾向我們的走廊移動。

奧格烏夫 有多少？

參謀長 一個師團和靠近七十輛坦克。

奧格烏夫 在什麼地方？

參謀長 在這裏。（指地圖）十五點四十分的時候。

奧格烏夫 現在十六點。

參謀長 一點也不錯。話說完了。

奧格烏夫（對斯維奇卡）你們村子那面的情形現在怎樣？

斯維奇卡 安靜。敵人很弱。假使你命令的話，我可以一直走到河邊。

奧格烏夫 不，我的爹，這正是他們所要的。你本來就脫離得遠了。到黃昏的時候敵人坦克會光臨到

你那裏，可是你的陣地一點也經不住打。我命令你立刻回到這裏來，回到這小地方來；我們現在

大家都要集中在一塊，像一個拳頭。用砲隊和空軍掩護退却，以免損傷你的殿軍。十九點鐘來報告命令的執行。去執行吧！

斯維奇卡 得令，司令同志！但是在三個鐘頭之內是不容易把一個師團調來的，你算一下距離，有幾公里，有……

奧格烏夫（打斷他的話）要用秒來計算的時候，你却給我用公里來計算。不是在十九點鐘，而是在

十八點三十分鐘來報告，假使你在我面前還要再站半分鐘的，那末你的報告就在……

斯維奇卡 是，在十八點三十分鐘報告。（從房間裏跑出去）

奧格烏夫（看地圖，用圓規量，記下）好……我來探出你們的行徑……嘿，這些壞蛋！……

參謀長 計劃很狡猾。

奧格烏夫 誰？

參謀長 德軍指揮部。你看，他們怎麼移動。很狡猾。

奧格烏夫 這算是什麼狡猾？這是小孩子的玩意兒，不是狡猾。假使德軍指揮部犯了像我們戰綫司令

所犯的這樣錯誤，那末我在前天就可以消滅比我們兵力多三倍的敵軍了。他們一點狡猾的方法都沒有想出來。相反地，他們把我們的愚笨利用得很蹩腳，很蹩腳。現在戈爾洛夫夫的戰略還值什麼

錢？坦克部隊在這些老路上的什麼地方堵着，可是德國人却造了一條新路，無論誰都不明白這條新路有什麼用處。他說沒有坦克，但坦克是有的，並且和步兵一同兇暴地向我們衝來。他們利用奧爾洛夫睡覺的機會，把污糞塞住了我們的走廊。現在，他們大概在排練，明天早晨怎樣向我們高聲喊叫：「俄國人，投降！你們被包圍了。」可是我們要回答他們……（看地圖。啞場）你別在窗戶下面躲躲閃閃地走，你別把鞋跟走得鬧鬧地響，滾你的蛋……

柯洛斯 回答太那個了吧。

奧格烏夫 我們一定要這樣回答。（在地圖上註明，記下）對不對，沃爾利克？

沃爾利克 必須，司令同志，一定必須。

奧格烏夫 正就是爲了這健康的和聰明的樂觀主義，所以我愛你，教授同志。朋友們，請看。他們把防守部隊調出柯洛柯爾，他們爲了使我們上圈套，把一部分坦克來攻我們，一部分在路上什麼遠的地方跟我們的坦克部隊周旋。現在，全部事情，正像光榮的老頭子蘇沃洛夫所說的，是在於腳，在於腳，在於迅速的移動，在德國人無論如何料不到我們的地方跳出來。我們把兩團人，所有比較重的砲，四隊騎兵留在這地方，裝裝樣。德國人，請來吧！軍隊駐紮着，等候着你們的箱。（對沃爾利克）教授，我們請求你跟近衛兵一起在這很便利的小高地上只要支持一晝夜，其餘的（對柯洛斯）和你的馬隊，等天一黑，就一同偷襲到這裏來，開上這新造的路，盡平生的氣力，衝上前去，一直衝到柯洛柯爾的後門。等我們佔領的時候，他們的坦克就不得不很快地往回開……但是已經晚了。推着汽油、砲彈和各種食物的倉庫都已在我們的手裏了。於是我們就在他們的防禦工事上打他們自己。請你們看看，批評批評。

〔啞場〕

喂，怎樣，老頭子，嚇喪胆了嗎？

柯洛斯（看地圖）司令同志，太冒險了。讓我們來想想看。

奧格烏夫 我們縱隊的先頭是派兩隊兇暴的大刀手。要毫無聲息地除掉敵人的哨兵。爲了做得很漂亮，給他們穿上德國兵的制服，謝謝俘虜，够不少人穿的。

沃爾利克 改穿德國兵的制服，我們是不屑做的，不是希特勒兵幹過這種事情嗎，改穿我們的制服，這方法是很不誠實的。

奧格烏夫 我覺得，我們做得很蠢，這樣誠實地和最不誠實的敵人作戰。敵人欺騙我們，我們却不回敬他們。蘇沃洛夫教我們打仗要狡猾，可是我們某些祖傳的軍人却忘記了這一點。應該用狡猾來回答狡猾。

柯洛斯（離開地圖，對參謀長）你認爲怎麼樣？

參謀長 沒有別的出路。

奧格烏夫 唉，你別說這個。我提議實施這一戰鬥，並不是因爲沒有別的出路。

參謀長 我把意思表達錯了，我是要說：這是現在所能想到的最好的辦法。

柯洛斯 但是很冒險，假使他們猜出我們的行動。

奧格烏夫 所以不對任何人宣布，我們是上哪裏去。現在對於我們最可怕的敵人是間諜或愛說閒話的人。這種人四處都是，甚至於在我們的軍隊裏也有。

柯洛斯 是嗎？

奧格烏夫 一定有。在這一方面，希特勒黨人是了不起的壞東西。

參謀長 應該打密電去問問戰綫司令。

奧格烏夫 不要。

柯洛斯 爲什麼？

奧格烏夫 他要給我「校正腦筋」，把時機錯過。

沃爾利克 這樣是不方便的，司令同志。

奧格烏夫 我知道，可是我快要被這種「不方便」不得發瘋了。够了！是戈爾洛夫逼我們這樣做的。

讓我們自己老實地來找個出路吧，這對於他也要好些。請寫命令，參謀長。第一……

〔上尉，電信科長上〕

上尉 戰綫司令的密電。（遞過去。下）

〔奧格烏夫讀，擲在桌上，他手裏的鉛筆破裂作響，斷掉，落下。沃爾利克走近，默默地讀〕

奧格烏夫 （很快地從桌子後面走出來，站在門旁，看着柯洛斯。喊一聲）噫，你怎麼說？

〔柯洛斯不作聲〕

怎麼說？（啞場）你說呀！（把密電從參謀長手裏奪過來）這算什麼？

柯洛斯 戰綫司令提議立刻退到出發的陣地上去。不錯，他問，你有沒有反對的意見，但這是裝裝樣

子的。過一個鐘頭提議便變成命令了。

奧格烏夫 我不是問這個，我自己會讀……

柯洛斯 命令總是命令，得往回打。

奧格烏夫 這，當然。但是，第一，這還不是命令，而是提議。第二，實際上他不對，他毀了。打回

去？爲什麼？坦克部隊在什麼地方？說是坦克部隊搞亂了，不能來援助。不對！坦克部隊已經毀

了。現在變成這樣，連我的軍隊也要搞亂了。

柯洛斯 打回去我們是能夠的。

參謀長 戰綫司令要改正局勢，所以認爲最好的出路是退却。

奧格烏夫 去給魔鬼吃吧！烏鴉已經在飛來了。他派我們往前，沒有成功，現在又叫我們不惜任何代價往回走。難道沒有別的法了嗎？我用戰士們的血，打破敵人的防綫，並不是爲了往回打。我的軍隊要活下去，打下去，打勝仗。它是能夠並且一定能做到這一點的。

〔上尉上〕

上尉 戰綫軍事委員蓋達爾從莫斯科來的密電。（遞上）

奧格烏夫 （讀，快樂得全身變了樣子）這好極了！可見世上是有真理的。莫斯科准許我們依照我們的計劃行動，那就是不顧戰綫司令的計劃，去進攻。

柯洛斯 是嗎？

奧格烏夫 就給你一個「是嗎？」我會請求蓋達爾同志在莫斯科把戰綫司令的計劃和我們的計劃一同向有關方面報告。現在蓋達爾同志通知說，莫斯科批准我們的計劃，關於這點也已經通知戰綫司令了。

柯洛斯 （快樂地）這可好極了！那末現在我們來行動吧，來切碎德國人，來弄得熱火朝天！
奧格烏夫 對，老頭子！

（幕）

第二一景

路旁是壕溝。右面不遠處看得見有一個村莊：白色的樹頂，間或有村舍，更多的是黑色的瓦礫堆，堆上

響起着煙囪。靠近壕溝的路上有一根木桿，上面釘着一塊德文的路牌。從村子的另一頭可以聽到砲聲和遙遠的機關槍聲。壕溝裏坐着中士渥斯達賓柯，中士巴斯柳柯夫，下士沙亞密多夫和哥密拉烏里。壕溝上面放着攻坦克槍。

哥密拉烏里 呵，今天真冷！三十五度有嗎？

渥斯達賓柯 也許有吧。

沙亞密多夫 冷倒沒有什麼關係，兩面透風却很糟。颶風，像我們哈薩克草原上一樣。

巴斯柳柯夫 我們西伯利亞那才冷得……

渥斯達賓柯 我們波爾達伐有小柵子。

巴斯柳柯夫 你別打斷人家的話，渥斯達賓柯。

渥斯達賓柯 我們這裏腸子已經凍得貼到肚臍上，你別再誇西伯利亞有多冷了。你說說看，哥密拉烏里，現在你們格魯吉亞怎麼樣？

哥密拉烏里 噢，想不起來。（聽砲聲）人家在那裏辦事情，我們坐在這裏做什麼？

沙亞密多夫 有命令。指揮員知道。

渥斯達賓柯 伙伴們，你們討論討論看，爲什麼我們報紙上說，冬天幫我們的忙，愈是冷得厲害，法

西斯便愈加糟糕……

哥密拉烏里 說得對。

渥斯達賓柯 什麼對！德國兵坐在屋子裏，牆上掏個窟窿，打槍，我們却在雪地上爬着。

巴斯柳柯夫 可是我們把他從村子裏打出去呢？他就要凍死。

渥斯達賓柯 他怎麼會凍死？我們把他從村子裏打出去，他會跑到另外一個村子去。誰穿得多，誰

就總是暖和。

哥密拉烏里 但是你不是看見過，他們身上有多少虱子。嘿！我簡直看都看不下去。在那爬着。每一個德國人身上總有好幾百個！

渥斯達賓柯 這並不是凍出來的。

哥密拉烏里 那末是爲了什麼？

渥斯達賓柯 是愁出來的。

巴斯柳柯夫 怎麼說？

沙亞密多夫 我不明白。

渥斯達賓柯 我們村子裏曾經有一個富農，是一個很厲害的富農，名叫馬柯哥寧果。他總是收拾得乾乾淨淨的，肚皮挺起着，鬍子烏黑的，梳得像綢子一樣，在太陽裏曬得發亮。後來他聽說要走集體化的路綫，他的事由就要糟糕，於是他就愁得什麼似的。遇見他。我一看，鬍子完全花白了。我問：「馬柯哥寧果叔叔，你的鬍子怎麼花白了？」他回答道：「伙伴，這個，我鬍子是被蟲子咬的。」「爲什麼不把蟲子弄掉呢？」他回說：「讓他活着吧。我的心裏愁，伙伴，這樣愁，我簡直快要愁死了。」德國兵也是這樣。他想在秋天以前就征服我們，沒有成功。下雨了。德國兵爬進泥潭了。於是憂愁就去找住他了。等冬天來了，憂愁得更厲害了。他現在也像富農馬柯哥寧果那樣了。他也不把自己身上的虱子捉掉，因爲他看見，他的事由很糟。這都是憂愁出來的。

巴斯柳柯夫 各歸原位！

〔大家躺下。汽車喧鬧聲。師團指揮員斯維奇卡上校和團指揮員亞斯納少校上〕

亞斯納 把機槍排交給砲台，大家都發給應有的手榴彈。

斯維奇卡 好。

亞斯納 我不能明白，師長同志，我們爲什麼要退却？

斯維奇卡 我們向前衝得太遠了，司令決定把大家集合起來。

亞斯納 明白了。（呼喊）戈爾洛夫！

〔聽得見：「有！」砲台指揮員謝爾蓋·戈爾洛夫上〕

謝爾蓋 砲台指揮員近衛軍中尉戈爾洛夫到。

斯維奇卡 好。（遞手給他）見過父親了嗎？

謝爾蓋 見過了。他請我向你轉致敬意。

斯維奇卡 謝謝。中將氣色怎樣？健康嗎？

謝爾蓋 是的。他說，轉告近衛軍上校斯維奇卡，我快要來拜訪，看看老朋友。

斯維奇卡 他沒有忘記，很好。至於來，到我們這裏來的路是很討厭的。（笑）你的砲台，戈爾洛

夫，留在這裏。我應當警告你：這條路上不但是坦克，就是來一隻老鼠，都不能讓它爬過。明白

了嗎？

謝爾蓋 是。

斯維奇卡 無論發生什麼事情，在沒有奉到命令之前，要留在原地。甚至於即使……

謝爾蓋 得令。

斯維奇卡 近衛中尉戈爾洛夫，祝你成功！

謝爾蓋 謝謝，近衛上校同志！

〔斯維奇卡下〕

亞斯納 (低聲地) 謝廖若……

謝爾蓋 別担心，彼得·彼得羅維奇，會等候你的。

〔亞斯納下〕

謝爾蓋 (走向壕溝) 怎樣，使徒們？熱嗎？

涅斯達賓柯 是的，近衛中尉同志。出汗了。熱得渴得慌。

謝爾蓋 你，涅斯達賓柯，一輩子渴得慌。

涅斯達賓柯 可是今天和往常不同。你救救我吧，我一輩子忘不了。

謝爾蓋 你這鬼。(解開水壺) 拿去，不過大家要平分。

涅斯達賓柯 謝謝。(從口袋裏拿出一隻小杯子，倒水) 祝你健康！

謝爾蓋 喝吧，喝吧！

涅斯達賓柯 (喝完) 有些像茶。

謝爾蓋 啊，你這鬼！這是醇酒。

涅斯達賓柯 是嗎？那末現在讓我們來試試看。(倒)

哥密拉烏里 慢點，慢點！(把酒杯搶去) 讓我來試！

涅斯達賓柯 這種事情你懂得什麼？酸水喝慣了。

哥密拉烏里 你別担心！(舉杯) 在這裏，在雪地裏，在壕溝裏，我懷着深厚的感情，舉起這隻細小

的酒杯，願在戰爭結束之後在我們陽光普照的卡赫基亞大家能够重新見面。我的母親維里柯，父親別索和妻子達馬拉會接待你們像接待自己的親人一樣。爲了重逢！(喝)

涅斯達賓柯 但是我要先請你們到我們波爾達伐去。當然，我的母親，父親，妻子奧克桑娜和兒子也

許已經被德國人殺死了。(聖場)那有什麼呢，我自己招待你們……

沙亞密多夫 沒有關係，涅斯達賓柯，我一定上你那裏去。我自己來做一隻船，做一隻很好很好的船……然後再上我們那去，上哈薩克斯坦去……

謝爾蓋 把水壺給我。(拿起)喝光了！

巴斯柳柯夫 按照近衛兵的規矩。

謝爾蓋 現在，使徒們，請注意。這條路上一個德國混蛋都不許通過。

涅斯達賓柯 好像沒有警告我們的必要，指揮員同志。

謝爾蓋 看着吧，哥密拉烏里，如果你再要穿氈靴去跑……我看見，你昨天赤着腳在雪地上瞎

跑……

哥密拉烏里 請原諒，指揮員同志。我支持不住了。我的心很神經質。怎麼一回事？我們把坦克打傷了。坦克指揮員逃走了。我們的子彈打完了。我恨得要命，便說道：上士同志，請准許我追敵人。涅斯達賓柯却說：別追。你明白不，這是他對我的話。格魯吉亞人說的話。格魯吉亞人能不追敵人嗎？當然，我的心忍不住了。我自己都不明白，怎樣雙手把氈靴脫掉。像風似的跑出去。一跳跳到德國人身上，倒在雪地裏。他咬我的耳朵，我抓住他的喉嚨。叫道：你跑不了！於是就把他扼死了。

謝爾蓋 能幹！可是你沒有權離開涅斯達賓柯。你去追一個人，可是却把坦克放過了。

涅斯達賓柯 你別着急，現在我把他這死鬼，綁在自己身上了。

謝爾蓋 晚上要是平靜的話，上我那去喝茶。

衆 謝謝，指揮員同志！

〔謝禮蓋下。大啞場〕

哥密拉烏里 你想什麼，渥斯達賓柯？

巴斯柳柯夫 別碰他。

沙亞密多夫 (低低地) 你在想奧克桑娜嗎，啊，你說呀……

渥斯達賓柯 是的。你讀一讀信吧，哥密拉烏里。

哥密拉烏里 什麼信？

渥斯達賓柯 最近一封，新年收到的。

哥密拉烏里 我已經讀給你聽過了。

渥斯達賓柯 再讀一遍。誰都不寫信給我。聽聽你的信，心裏也好過一些。

沙亞密多夫 你讀吧。我也一封信都收不到。巴斯柳柯夫，你去監視着，我們要聽信。你收到信了嗎？

巴斯柳柯夫 也是一共只收到兩封信。(走開，去監視)

渥斯達賓柯 讀吧。

哥密拉烏里 (拿出信來，很快地讀) 「我的親愛的，心愛的阿卡基，緊緊地吻你，我告訴你……」

渥斯達賓柯 別這麼急。開頭重讀。

沙亞密多夫 請一句一句地讀。

哥密拉烏里 (緩緩地) 「我的親愛的，心愛的阿卡基……」

沙亞密多夫 心愛的……

哥密拉烏里 「緊緊地吻你，我告訴你：爸爸和媽媽都健康，都向你問好，你的兒子哥加……」

渥斯達賓柯 兒子……（頭垂倒在手裏）

哥密拉烏里 「……現在老是說着：爸爸，爸爸，嘯，嘯。集體農莊裏的工作很多。我們好不容易做得了。你爲什麼連一封信也不寫來？我每夜低聲地哭……」

渥斯達賓柯 每夜……

哥密拉烏里 「……也許，你受了很重的傷？我再告訴你：我們的工作隊長原來是一個壞人。你們都上前綫去了之後，他立刻就變成一個壞蛋，和記賬員一同喝酒。他們倆都是壞蛋。我們把這事情寫信給報館，記賬員已經被捕了，可是工作隊長沒有抓住，脫網了。」脫不了的。戰爭完了我一定找到他。

渥斯達賓柯 唸下去……

哥密拉烏里 「我是多麼要見到你啊。我每天夜裏夢見你。有一次甚至於夢見你長了鬍子。尼娜嬌娘說，這就是說你有病。我是多麼擔心啊。爲了使你不要在冬天着了涼，我給你結兩雙毛絨襪子，在九月二十五號寄出。」再過五天就該寄到了。一雙送給你，渥斯達賓柯。

渥斯達賓柯 爲什麼再過五天？

哥密拉烏里 信她是九月一號寫的，我在一月一號收到它。她包裹是九月二十五號寄的，今天是一月二十號。所以，再過五天我就可以收到了。

沙亞密多夫 唸下去。

哥密拉烏里 「代我，代爸爸和媽媽向你所有的同伴們轉致敬禮。我們請求你們——快些殺盡法西斯分子，大家都到我們這裏來作客。我們將有十大桶酒。尼娜嬌娘家有五桶。我，哥加，爸爸，媽媽，尼娜嬌娘和我們全體集體農莊熱烈地，熱烈地吻你。你的達馬拉。寫在一九四一年九月一

號。」

沙亞密多夫 讓我收到這樣一封信，不知道我該怎麼辦。

渥斯達賓柯 噯……

哥密拉烏里 我給她寫了這許多信，她却沒有收到。信很小，包裹不大，可是寄不到。

渥斯達賓柯 因為郵政局裏盡是些官僚。

沙亞密多夫 我們來寫封信問斯大林同志，爲什麼我妻子的信我一封也收不到。

哥密拉烏里 爲了這種事情怎麼好寫信給斯大林？要他操心的事多着呢。

沙亞密多夫 那末我們就寫信給莫洛托夫同志。

渥斯達賓柯 你以爲要莫洛托夫操心的事情少嗎？他跟各國辦外交，那有多少事情啊——嘿！單是朋友，我們現在就有多少——又有英國，又有美國。單是和朋友們辦事情，就要費不少氣力。和每一個國家要訂條約，條約又要花很大的功夫來討論。你去試催他們快些進攻希特勒看。會害成癆病的，這是事實！

沙亞密多夫 那末寫給誰呢？

哥密拉烏里 寫給加里寧。

渥斯達賓柯 不行，他有病。爲了勳章，他害了重病。

沙亞密多夫 爲什麼？

渥斯達賓柯 莫斯科傳出這樣的謠言，他每天要給兩百人，有時要給三百人發獎，大家都高興得緊緊

地握他的手，——所以他生病了。手腫起來了。真是苦事情。

沙亞密多夫 那末我們究竟寫給誰呢？

哥密拉烏里 讓我們來集體地寫給郵政局長。就這樣寫：喂，你當什麼心？你手下都是些官僚。我們請你……

渥斯達賓柯 不。不是這樣。要把事情辦得妥貼，應該先把他罵一頓，然後發表些意見，然後再罵一頓，然後在信的末了這樣寫：轉告你的官僚們，我們壕溝裏的生活，也和你們的一樣。致敬，官僚們，請吻我們……這樣，要文明而且清楚。

〔大家哈哈大笑。兩個戰鬥員拉着電綫，來在壕溝裏安設電話〕

巴斯柳柯夫 怎樣，朋友們，中尉要到這裏來嗎？

戰鬥員甲 是的。

巴斯柳柯夫 可是砲台却在哪裏？

戰鬥員乙 命令推到露天陣地上去。看，在推着。

渥斯達賓柯 他是這樣一個人，不喜歡暗地裏陷害人。廚房看見沒有？

戰鬥員甲 沒有。都開走了。

巴斯柳柯夫 怎麼？早就？

戰鬥員甲 就是剛才。就是把我們留下了。

哥密拉烏里 往哪面移動了？

戰鬥員乙 往那裏。（指示）

巴斯柳柯夫 這樣說來，是往後。

戰鬥員甲 啊哈。把我們留下了。噢，兄弟們，看來，我們要死了。把我們留下來穩穩當當地送死了。

渥斯達賓柯 哥密拉烏里，給他一巴掌。

哥密拉烏里 還是你打。你的手重些。

渥斯達賓柯 立正！

戰鬥員甲 你怎麼啦？

〔渥斯達賓柯用一隻手抓住那戰鬥員的衣襟，另外一隻手去打他。謝爾蓋·戈爾洛夫中尉上〕

謝爾蓋 這是爲什麼？

戰鬥員甲 他打我。

哥密拉烏里 他是胆小鬼，他說：把我們留下來穩穩當當地送死了。

謝爾蓋 不行打人。要解釋，講明白。（對那戰鬥員）姓什麼？

戰鬥員甲 畢慶卡·斯吉邦。

渥斯達賓柯 對不住，指揮員同志。朋友，我們走，我去給你說明一切。我們走。（渥斯達賓柯和畢慶

卡下）

謝爾蓋（拿起電話聽筒）乞卡林果……乞卡林果，喂，怎麼樣？你捨不得雪。從這裏可以看到一個

黑點。（又往下叫別人）彼得羅夫，彼得羅夫，小山丘的左面，看見不，有一棵樹的地方？噯，這

很好……是的，可以。（把聽筒放下）

〔聽到遠處傳來畢慶卡的聲音：「明白了。噯……明白了，噯……噯……」

那裏怎麼啦？他在那裏做什麼？

哥密拉烏里 渥斯達賓柯在說明目前的形勢。你別操心，指揮員同志。

〔渥斯達賓柯上，其後是畢慶卡〕

渥斯達賓柯 指揮員同志，我們就這樣傾心談了一談，他就全都明白了，是一個好小伙子。這不過

是他弄錯了一下。

謝爾蓋 那末究竟爲什麼把我們留在這裏呢？

畢慶卡 假使法西斯分子出現的話，我們就應該殲滅他們，近衛兵式地。

渥斯達賓柯 你看，是個好孩子。

謝爾蓋 也許，把我們留下來送死的吧？

畢慶卡 無論如何不是。凡是起來搏鬥的人是不會死的。

渥斯達賓柯 你看，他還可以做一個很好的近衛兵呢，啊啊！

謝爾蓋 看着吧。你去吧。（拿起電話聽筒）乞卡林果……乞卡林果。還有一些雪。是的，是的……

〔畢慶卡坐下。渥斯達賓柯走到他跟前，拿出煙袋〕

渥斯達賓柯 抽煙，畢慶卡。拿去。

〔畢慶卡接下。〕

這最初的時期是有些可怕的，以後就沒有什麼了。也許，你要吃吧？

畢慶卡 是的。

渥斯達賓柯 拿去。（給他一捲東西）這是一段香腸。你別生我的氣，老弟，我對你到並沒有什麼。這都是爲了觀念，明白了嗎？爲了學問。我父親不是這樣打我的。啊啊！我可感謝他。

畢慶卡 你不生我的氣嗎？

渥斯達賓柯 既然承認了錯誤，就不。

畢慶卡 把手給我。

渥斯達賓柯 （拿過去）拿去。現在我也輕快些了。當我不知道，在我旁邊作戰的是朋友還是混蛋，

他會搞出什麼事情來的時候，你以為，我就不難受嗎。這個，老弟，應該總有一個方針。你還年輕。記住這句話。永久不要把眼睛垂下來。明白了嗎？

畢度卡 明白了。

謝爾蓋 (看望遠鏡) 轉告砲台——我從右面看見，在火麈旁邊，有敵人的坦克。沒有命令不要射擊。
戰鬥員乙 是，(走到電話機跟前，傳達)

(大家跑到原位子上去)

謝爾蓋 噯，使徒們，有機會做奇蹟了。渥斯達賓柯！

渥斯達賓柯 有，渥斯達賓柯。

謝爾蓋 向左轉，移動到路上去，爬到電桿跟前。

渥斯達賓柯 有，移動到電桿跟前去。哥密拉烏里，向前！

(爬)

謝爾蓋 (看望遠鏡) 轉告機槍分隊——坦克上有陸戰隊。

戰鬥員乙 是，轉告機槍分隊。坦克上有陸戰隊。(傳達)

謝爾蓋 啊。噢呵！(觀察)

巴斯柳柯夫 有很多嗎？

謝爾蓋 够多的。

沙亞密多夫 現在我也看得見了。一、二、三……

巴斯柳柯夫 多少？

沙亞密多夫 (數) 三十五，三十六……

謝爾蓋 巴斯柳柯夫！

巴斯柳柯夫 有。巴斯柳柯夫。

謝爾蓋 一直向前迅速爬行一百公尺。

巴斯柳柯夫 有！沙亞密多夫，向前！

〔爬下。畢慶卡從麻袋裏摸出手榴彈，放在自己身邊〕

謝爾蓋 這可對了。（笑）你簡直把整個倉庫都帶在身上了。

畢慶卡 這是以防萬一，指揮員同志。

謝爾蓋 看，畢慶卡，尖銳地看，不但往前看，並且要往周圍看。

畢慶卡 是，指揮員同志。我已經看見，有人向我們這裏爬過來。

謝爾蓋 這是女救護員。快些，來。（又看望遠鏡）

畢慶卡 來，妹妹，來……她拖爬竿。這好。

〔女救護員連同爬犁爬進壕溝〕

女救護員 嘿，多麼熱呀！

謝爾蓋 馬魯霞，你爬到這裏來幹什麼？誰在砲台上？

馬魯霞 卡佳在那裏，所以我就待在這裏來。防備突然發生什麼事情。

謝爾蓋 （拿起聽筒）畢特林果……畢特林果，拿榴霰彈放在手邊，坦克上有自動槍手。

〔稍微聽到摩托聲響〕

● 即彼得羅夫。

馬魯霞 有很多嗎……

畢慶卡 別怕，妹妹，我們會打它們。

馬魯霞 我自己知道。近衛中尉戈爾洛夫永遠打勝仗。他的砲兵是好極了……你認識伐夏·索柯爾嗎？

畢慶卡 他什麼樣子？

馬魯霞 這個樣子……眼睛是藍藍的，藍藍的。眉毛是黑的，像鳥翅膀一樣。嘿！……整個近衛軍都沒有這樣的人……卡吉卡，是的，現在正在追求他。可是他對她一點也沒有放在眼裏。她是紅頭髮，長着雀斑。我和她在一塊服務。我是通訊員，她是打掃員。我們是一同上前綫來的。你見過她嗎？

畢慶卡 低聲點。已經迫近了。

馬魯霞 別理它們，還離得遠呢。伐夏今天對我說：馬魯霞，你就是開一百輛坦克來，我也能擋得住。我吻了他，可是他，現在就連害臊也不害臊了！他是多麼勇敢啊！勇敢得了不得！你沒有見過卡佳嗎？但是沒有見過也不算損失。關於她，伐夏昨天這樣對我說……你知道，馬魯霞，卡佳當然並不是一個怎樣好看的女人，可是却能寫很漂亮信。我就對他說：那有什麼呢。伐夏，也許，她有尺牘……

〔壓托的喧聲完全靠近了〕

● 即華西卡·索柯爾。

● 卡佳的愛稱。

謝爾蓋 (對電話) 砲台向坦克作直射猛轟。

馬魯霞 哼，混蛋，來瞎撞了！伐夏，打呀！

〔聽得見排砲聲，然後是稠密的射擊〕

看，燒起來了。一輛，兩輛，三輛。這是伐夏·索柯爾打的。這是他。(轉過身去，丟去一個飛物)

〔兩面機關槍掃射着〕

謝爾蓋 (對電話) 砲火厲害些！厲害些！別錯過機會，魔鬼！乞卡林果，用榴霰彈打第三輛！

〔聽見坦克開近〕

畢慶卡 坦克車向我們開來了，指揮員同志。

謝爾蓋 別動！(對電話) 榴霰彈！靈快些！

畢慶卡 停下了。燒起來了。又是一輛停下了……

謝爾蓋 能幹，渥斯達賓柯！

〔聽得見呼聲：「救護員……救護員……」〕

馬魯霞 有，親愛的！(帶着爬爬爬去)

〔又有人喊：「救護員……救護員……」〕

畢慶卡 打中了九輛！

謝爾蓋 十一輛！

〔地雷聲〕

馬魯霞，躺下！

〔近處爆炸聲〕

畢慶卡 噢唷，她被打死了！

謝爾蓋 （看）不，在爬着呢。

〔又聽到一個呼聲：「救護員……救護員……」〕

畢慶卡 左面又來了十輛坦克。

謝爾蓋 （對聽筒）從路的右面，有十輛坦克繞道過來。乞卡林果，向它們開火。靈快些！

〔射擊聲頻繁起來了〕

畢慶卡 往回滾了，退回去了，逃走了！

謝爾蓋 馬上就會回轉來的。（對電話）乞卡林果，那裏怎麼樣？什麼？預備好，他們馬上就要繞過來的，馬上就轉彎了……我被保護得很好。別向這裏開槍！只要注意機槍分隊。打得靈快些！……這好……

〔馬魯霞爬上〕

馬魯霞 指揮員同志，下士沙亞密多夫和上士涅斯達賓柯都戰死。這是他們的證件。（遞上）

〔謝爾蓋拿證件，打開來，有一份證件裏落出一角紙片。畢慶卡拾起來〕

畢慶卡 （讀）「我請求，不要拒絕，接受我入列寧斯大林黨。如果我被打死的話，那末一定要認爲我是以共產黨員身分而死的。殺死法西斯分子！近衛軍上士涅斯達賓柯。」

〔煙場〕

朋友……朋友，你這是怎麼啦！……（擦眼淚）這樣一下子就死了……

謝爾蓋 別哭，老弟。對於這種事情是不行哭的……

〔摩托的喧聲靠近了〕

畢慶卡（向那一面看）我來對付你！來，來近些！（拿起手榴彈）

謝爾蓋（對聽筒）路左二十五輛，路右三十一輛。路中十輛。只打左面的和右面的，不用等候命令！使徒們，有機會完成奇蹟了。爲祖國，應！轉告大家。（放下聽筒）畢慶卡，拿起手榴彈，爬到那裏去，爬到哥密拉烏里那裏去。靈快些！

畢慶卡有，指揮員同志。（拿了手榴彈，爬去）

謝爾蓋（摸出手榴彈）坐在這裏，馬魯霞。（對戰鬥員乙）有手榴彈嗎？

戰鬥員乙（指示）有。

謝爾蓋我到巴斯柳柯夫那裏去，支持住，朋友們！（爬下）

馬魯霞哼，混蛋！……給你們嘗嘗！聽見沒有，指揮員說的話？爲祖國，應！這他主要是說的伐

夏·索柯爾。

戰鬥員乙說哪一個伐夏？

馬魯霞啊，你是補充來的，新人，你不認識。我來講給你聽。伐夏的眼睛是藍藍的，藍藍的……就是這樣的。眉毛像飛鳥一樣。是整個近衛軍的第一名砲手。是鷹！典型的鷹！大家一下子都看出來了。

〔摩托的喧聲更響了，並有射擊聲〕

戰鬥員乙看那邊指揮員所待的地方……

馬魯霞包圍了……（叫喚）巴斯柳柯夫，巴斯柳柯夫，啊哈！只剩一人了。又有坦克向他們衝去

了。你快拿着手榴彈跑去援助。指揮員被包圍了。跑呀！

戰鬥員乙哎呀，不好了，我們完了。

馬魯霞 混蛋，把手榴彈給我！（搶過手榴彈）打電話告訴伐夏……（拿着手榴彈跑下）

「戰鬥員看着她的後影。用手遮臉，俯身到壕溝底裏。喧聲巨響。機槍聲響。遠處傳來馬魯霞的聲
音：「伐夏……伐夏」……一輛，兩輛」

（幕）

第三幕

早晨。戰錢司令的辦公室。副官上，把一隻玻璃水瓶放在桌子上。取出鉛筆，把它們修削着。經過開着門的門看，得見特派記者克利空。

克利空（走近門口）你想，司令快來了嗎？

副官 我沒法知道。他整夜坐在電信總站。從那裏便一直回到住的地方去。他總得睡會兒呀。

克利空 可是，也許要到這裏來變一變吧？

副官 什麼都是可能的，你候一會好了。

克利空，啊，多可惜。我過半個鐘頭就要跟莫斯科通話。我必須把一篇描寫司令的兒子英勇戰死的文章發出去。

副官 那末你發好了。

克利空 是這麼一回事，我的文章，末尾是這樣。你聽聽看。（摸出，讀）「我親眼看見他戰死的，這非凡的少年，有其父，必有其子，我透過隆隆的砲聲，聽到他最後幾句悲壯的話：請轉告我父親，我平安地死去了，我知道，他會替我向血腥的混蛋報復的。」你明白不，假使現在再有幾行父親的話那就好了……我甚至已經把這一段文字草好了。（讀）「老將軍得悉他愛子的死耗，低垂着頭，坐了很久，然後抬起頭來，他的眼睛裏沒有眼淚。沒有，我沒有看到眼淚！眼睛被復仇的神聖之火燃燒着。他堅定地說：『安眠吧，我的孩子，安安靜靜地，不要不安。我要復仇。我

用老兵的名義起誓。」——你明白不，假使我現在能够一下子搞好多美啊！你明白不，這可成爲多麼好的一篇文章啊！這是向一切報紙挑戰。怎麼辦呢？莫斯科就要接通了。你看怎麼樣，假使用電話把這篇文章通過一下？

副官 通電話怎麼看得見司令的眼睛呢？你既然把他的眼睛描寫成這樣了？

克利空 我的親愛的，假使我只寫我所看見的事情，我就不能每天寫文章了。我就永不會有這樣的聲譽了。編輯部每天要稿子。讀者讀慣我的文章了。沒有克利空的文章報紙就出不出。各報都羨慕我們的報紙。總是對我的編輯說：你很幸運，我們可以把它們所有的，把所有的通訊員，都拿出來換你們一個克利空。

副官 是的，你寫得很多。我常常讀的。你寫得很有勁。

克利空 怎麼辦呢？怎麼打電話給司令呢？

副官 不能打電話到那裏去。

克利空（看錶）我已經要過期了。我就這樣打過去吧。我想，司令是不會反對的。你以爲怎麼樣？不是寫得很好嗎，啊？

副官 不錯。

克利空 我要緊去打電報了。敬禮，敬禮！（下）

〔參謀長勃拉貢賴伏夫和吳奇維見利納上〕

勃拉貢賴伏夫 沒有來嗎？

副官 沒有。

勃拉貢賴伏夫 來過電話，說要到這裏來。（坐下）

吳奇維見利納 你想想看，誰會料得到，我們會喪失坦克部隊？不是所有的情報都是說……

勃拉買賴伏夫 別說了。什麼情報？我們從來就沒有確實的情報。我們的不幸就在這裏。

吳奇維見利納 照你這樣說，我們的情報工作根本就不存在。

勃拉買賴伏夫 說實在話，在我們的戰線上是沒有情報工作。先頭部隊看見，敵人在那裏做什麼，但是只看到第一個土堆子，土堆子後面在做什麼就常常是猜測了。假使沒有空軍，我們就完全什麼也不知道了。可是空軍偵察不能把什麼都辦到，至於空軍偵察的情報，本身就需要證實一下，那就更不用說了。

吳奇維見利納 我不同意你的話。甚至於很奇怪。我每天為你預備的情報……

勃拉買賴伏夫 （打斷他的話）我已決定不看這些情報。够了！應該採取最嚴重的措施。或者我要受審判。真正的情報常常是勝利的百分之五十，有時還是百分之一百。只有傻瓜才不明白這一點。我們竟是瞎眼的。真是恥辱！

吳奇維見利納 奇怪。這麼說來，我們……

勃拉買賴伏夫 是的，是的。是傻瓜。我所以是——因為和你一同工作。你天生就是這種奇怪的人……

吳奇維見利納 參謀長同志，關於我的工作，司令意見却不是這樣。他已經知道我許多年了。我要抗議。我究竟也是一個得獎的人。

勃拉買賴伏夫 我知道，司令對於你的看法怎樣。至於你得過獎，這不過是誤會。

吳奇維見利納 啊哈，照你的說法，政府獎賞我是獎錯了。

勃拉買賴伏夫 是的。並且是雙重的錯誤。第一是給了你獎章。第二次是我們做了這樣的工作，直到

現在沒有把我的，把你的勳章，嘩地摘去，並且在報紙上發表。（下）

吳奇維見利納（摸出小簿子，記下）政府犯錯誤，政府犯了雙重的錯誤……我們的情報工作不好。他還說了些什麼？啊呀。（啞場）把我叫做傻瓜。很清楚。這種情緒是不難了解的。典型的失敗主義者。等着吧，你會知道我是怎樣一個偵察兵的！（拿起電話耳機）叫伊凡諾夫……伊凡諾夫，我是吳奇維見利納。你們黨支部會議什麼時候開？今天？很好。我有個問題，有一件事情要討論。喂，調查表上寫的東西，你記得不，勃拉貢賴伏夫是哪種家庭的人，是什麼出身？啊哈。是小教士的兒子。那就清楚了……是的，啊……沒有別的了。我就來。（放下聽筒）

〔司令上〕

你好，司令同志。

戈爾洛夫 你好！嘿，頭要裂開來了。整夜都沒有睡。

吳奇維見利納 怎麼可以，伊凡·伊凡諾維奇！你的健康是全國人民愛護的呀。

戈爾洛夫 沒有關係。你有什麼事情？

吳奇維見利納 你看。（遞上一張紙）

戈爾洛夫 好。等一會再看。

吳奇維見利納 伊凡·伊凡諾維奇，勃拉貢賴伏夫的情緒不好。

戈爾洛夫 怎麼說？

吳奇維見利納 他對於大家，對於一切都不滿意。有失敗主義氣息。他說……

戈爾洛夫（打斷他的話）隨他去吧。你知道，這是那一種人，司令做了些什麼，他們馬上便來搶功求賞，像鴨子似的走着，領得勳章。稍微有些不好的時候，便躲到樹林子裏去，怕負責任。他們

的心眼兒我是知道的。一切都是由於一個緣故：他們沒有老繭，他們從哪兒得到銀鍊？

奧奇維見利納，真理，神聖的真理！就拿我做例子來說吧。我雖然在工廠裏沒有做很久的工，只做三年零兩個星期，但是自己簡直不明白，怎麼無產階級的氣質我就足夠一輩子使用。你看，別人家又有學問，又在大學裏畢業，可是你細看一下，總是不那個，不行。典型地不那個……

戈爾洛夫 很明顯。外表有學問，可是內裏連一點泥土氣都沒有。所以結果就不那個。

（參謀長上。奧奇維見利納下）

勃拉貢賴伏夫 請看。（遞過去一張紙）假使沒有修改，我現在就用密電打出去。莫斯科已經來第二

次電話。要求報告詳細情形。

戈爾洛夫 （讀）噢。好。這樣……這可不用了。（用鉛筆劃出）

勃拉貢賴伏夫 （看）爲什麼？

戈爾洛夫 你怎麼，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我們坦克團的指揮是誰？是笨蟲。是傻瓜。所以他挨打了。

關於這一點應該誠實地寫上。

勃拉貢賴伏夫 我總以爲……

戈爾洛夫 （打斷他的話）你以爲怎樣怎樣，我現在不發生興趣。我要怎樣，就怎樣。（讀下去）噢

……這又算是什麼新發現？你怎樣把奧格烏夫一下子比做馬其頓的亞力山大，把老糊塗柯洛斯特比做蘇沃洛夫？

勃拉貢賴伏夫 並沒有這些話。但是戰事他們是進行得很高明的。柯洛柯爾佔領了。

● 紀元前的馬其頓的王，是一位著名青年統帥，曾征服希臘及小亞細亞等。

戈爾洛夫 這個他們是誰？可是我們却在什麼地方？他們是遵照誰的命令行動的？

勃拉貢賴伏夫 他們正巧是違背你最後的新計劃行動的，他們是依照他們自己的計劃，這事，他們會得到莫斯科的同意。

戈爾洛夫 爲了這事我要追問。爲了這事我所以叫他們來的。欺蒙戰綫司令部我是不允許的。並且也不能讓青年放肆。奧格烏夫本來就已經是跳級的了。就這樣完全搞壞了。不。（翻掉）請改一下，過一個鐘點拿給我看看。

勃拉貢賴伏夫 司令同志，對不住，我不能再跟你一起工作了。（激動地）我請求你把我撤職。我決定這樣做是爲了……

戈爾洛夫 （打斷他的話）慢點，慢點！船還沒有沉，並且不預備沉。可是你却像耗子似的已經要溜走了。不行，老弟！我先把把你身上的褲子脫下來，然後再把皮剝下來，之後，也許，才把你趕走。

勃拉貢賴伏夫 司令同志……

戈爾洛夫 够了！沒有別的！去執行命令。

勃拉貢賴伏夫 我……我……我不能。

戈爾洛夫 你別口吃，否則你要一輩子口吃的。你知道我的脾氣。我是不懂得心理學的。

（勃拉貢賴伏夫下。副官上。）

副官 奧格烏夫少將和柯洛斯少將奉命到。

戈爾洛夫 讓他們坐在那裏，等候。

副官 是。（下）

戈爾洛夫（拿起聽筒）叫赫里捧。是赫里捧嗎？聽是怎麼一回事。你馬上就上我這裏來，我們一同吃早餐……有白蘭地，帶來。（放下聽筒）

〔米龍·戈爾洛夫上〕

米龍 你好，伊凡！你整夜都坐在電信站的嗎？

戈爾洛夫 是的。你要走了嗎？

米龍 飛機預備好了。我馬上就要趕到飛機場去。我不能再等候天氣了。要發生什麼事，就發生什麼事吧。

戈爾洛夫 今天似乎稍微好些。

米龍 總能想法子到那面，我沒有想到，這次離別會很哀傷。

戈爾洛夫 是的，我是愛謝爾蓋的。

〔長時間的啞場〕

米龍 他是一個多麼明快的人啊。我簡直想像不出。真難明白……

戈爾洛夫 那有什麼辦法呢？戰爭是戰爭。

米龍 我明白，伊凡，你是多麼艱難……我不知道，我們是否不久就會見面，也許……所以我決定在告別的時候……我請求你原諒我。我要對你說幾句不愉快的，但是正直的話。我應當這樣做。

戈爾洛夫 說吧，說吧。

米龍 你知道不，哥哥，不應該欺騙自己和國家。你不會並且也不能指揮戰綫。你的肩膀担负不了這種事情，已經不是那個時代了。在內戰時期你幾乎是不用砲隊作戰的，敵人的砲隊也不多，沒有空軍，沒有坦克，沒有重大的技術作戰，這種技術現在却有了，並且應該懂得這種技術，熟悉得

像自己的五個指頭一樣……這種技術你知道得很少，或者甚至於一點也不知道。你自己引退吧。你要明白。因為我們日日夜夜地爲戰綫製造機器。世界上最好的機器。爲什麼造呢？是爲了你的不會，爲了你的落後而損失它個一半嗎……等我回到工廠的時候去對工人，對工程師說什麼呢？要知道，他們從戰爭最初的一天起，就沒有走出車間。他們是英雄，和最前綫的戰士一樣。我不能瞞着他們，說他們寶貴的勞動，我們豐富的技術被你在戰綫上不高明地，不懂事地利用着。你要明白，伊凡，現在還不晚。否則你要被撤職的。

戈爾洛夫（打斷他的話）等一會。（敲電鈴）

〔副官上〕

副官 有，司令同志。

戈爾洛夫 這位公民現在要上飛機場去。領他去上汽車。

副官 是，司令同志。請你……

〔長時間的啞場〕

米龍 請你不用爲我擔心。我自己的道路認識得很清楚。你陪着司令吧。我想，很快就要不得不送他自己走了。（下）

副官 請准許報告，司令同志。

戈爾洛夫 說……

副官 奧格烏夫少將請求：或是現在接見他，或是另定準確時間，他要去包紮。

戈爾洛夫 他要包紮什麼，又是腦袋嗎？

副官 不是，是右手。

戈爾洛夫 那，去叫他們進來。

副官 是。(下)

(奧格烏夫和柯洛斯身穿禮服上)

奧格烏夫 率你的命令到。

(啞場)

戈爾洛夫 我看見。兩個都殘廢了。

柯洛斯 就是奧格烏夫少將受傷，我是健康的。

戈爾洛夫 今天你們怎麼穿得這樣整齊？(對柯洛斯)你，大概，捲鬚髭捲了一夜吧。你們以為，我

們就要祝賀你們，給你們舉行宴會吧？不，親愛的，你們弄錯了。

奧格烏夫 我們知道，你會說這一套的，司令同志。

戈爾洛夫 是嗎？

柯洛斯 一點也不錯。

戈爾洛夫 那有什麼呢，請坐，親愛的，讓我們來談談心。

(奧格烏夫和柯洛斯坐下)

先從誰開始談起呢？得從你先開始，奧格烏夫，賦予你的責任既然大一些，你沮負的責任也大

一些。說呀！(啞場)怎麼不做聲？

奧格烏夫 我在等候提問題。

戈爾洛夫 有什麼等候的呢。你說說看，為什麼沒有把作戰計劃實現？

奧格烏夫 我們是依照自己的計劃行動的，得到莫斯科的許可。這是你也知道的。柯洛柯爾車站佔領

了，全部德軍部隊都被擊潰了。我們的作戰計劃證明是正確的。

戈爾洛夫 若是這樣的話，我待在這裏算是什麼人呢。是否算是戰綫司令？

〔奧格烏夫沉默不語〕

喂，奧格烏夫，你打什麼主意，你要拿我怎麼辦？

奧格烏夫 要一件事情——要你不要再指揮這條戰綫。

戈爾洛夫 啊哈，你也要這一件嗎，我的老朋友？

柯洛斯 一點也不錯！

戈爾洛夫 小伙子們，現在我明白你們了。

〔蓋達爾上〕

你好，你來得正好！

蓋達爾 你們好！（和大家握手）我在莫斯科就攔住了。（對奧格烏夫和柯洛斯）好極了，正巧碰到你

們，恭賀出色的勝利。

戈爾洛夫 且慢道賀。

蓋達爾 爲什麼？

戈爾洛夫 你知道他剛才說了什麼話？

蓋達爾 說什麼？

戈爾洛夫 （對奧格烏夫）再說一遍，讓軍事委員會委員也聽聽。（啞場）怎麼把尾巴壓住了。

奧格烏夫 軍事委員會委員同志，我是說，我們沒有戰綫司令。

柯洛斯 一點也不錯！

戈爾洛夫 聽見沒有？

〔長時間的啞場〕

蓋達爾 是的。（對奧格烏夫和柯洛斯）你們出去，等幾分鐘。

奧格烏夫 是。

〔二人下〕

戈爾洛夫 （寫字）我要給他們看……

蓋達爾 你在幹什麼？

戈爾洛夫 我馬上就寫好，要你簽字，你看。（寫）我要改正他們的腦筋，叫他們一輩子記住。拿，簽字。

蓋達爾 （接過去，沒有讀，就扯碎，扔掉）戈爾洛夫同志，改正腦袋，改够了。做了這樣艱重的工作，你該休息休息了。你讀一下莫斯科把你停職的命令吧。（遞過去）

〔戈爾洛夫讀完。長時間的啞場〕

你是勇敢的人，並且是忠於我們偉大事業的。這很好，人們就是爲了這個緣故尊敬你。但是要戰勝敵人，這是不夠的。爲了勝利還必需善於現代式地作戰，善於學習現代戰爭的經驗，善於提拔新的青年幹部，而不是別開他們。但是可惜你沒有這種擅長。當然，精通業務，善於作戰，這是慢慢積累起來的。今天你不會作戰，今天你沒有充分的軍事知識，明天你會，會善於作戰，會精通業務，當然，要有鑽研的積極精神，學習戰爭的經驗，從事自我修養和發展進步。但是這種鑽研的積極精神你也沒有。年老的軍事指揮員是否能夠發展進步，成爲現代作戰方法的專家呢？當然能夠的，並且一定不會弱於青年，而會強於青年，不過要他們願意學習戰爭的經驗，要他們

並不認爲學習和更進一步的發展對於自己是恥辱。無怪乎人民英明的成語說：「活一輩子，學一輩子。」但是全部糟糕是在於：你們，就是某些年老的軍事指揮們，不願意學習，你們有自負的毛病，自以爲，你們已經充分有學問。你主要的缺點便在這裏，戈爾洛夫同志。

〔戈爾洛夫站起。長時間的啞場〕

戈爾洛夫 怎麼，這是你造成我的退職嗎？

蓋達爾 可惜不是。我和你友誼地工作，簽字，同拆同行，爭論過，但並沒有搞壞關係，在總的方面並沒有做一個真正的黨的領導人。爲了這個，我受到的批評，我將記住一輩子，——是批評得對的。

戈爾洛夫 謝謝你的坦白。那有什麼呢，命令是命令。我是一個軍人，慣於服從。我們可以看看，沒有我，你們怎樣作戰。（戴上帽子，穿上外套）你們會後悔的，但那時已經晚了。

蓋達爾 別吓唬人，布爾什維克不是害怕的人。我們沒有不能替代的人。許多人曾經吓唬過我們，但是他們早已長眠在歷史的垃圾堆裏了。可是黨像鋼鐵一樣地堅強。

〔啞場〕

戈爾洛夫 事情移交給誰。

蓋達爾 你今天就會知道，會找你來的。

戈爾洛夫 好。（行軍禮，由側門下）

〔電話鈴響。蓋達爾拿起聽筒〕

蓋達爾 喂。怎麼一回事。你是誰？克利空？你就是特派記者？等一會。這是你批評我們戰綫報紙，說它登載了一篇論電信的文章嗎？……是你……那末你聽我說。現在跟你說話的是軍事委員會委

員蓋達爾。你立刻滾開這裏，滾你媽的蛋；如果明天再在我們戰綫的地域裏發現你，那你就要有生以來第一次那樣嗚嗚地叫。（放下聽筒）

〔赫里捧上。他手裏拿着一大捲東西〕

赫里捧 你回來了，歡迎，軍事委員會委員同志。司令出去了嗎？

蓋達爾 他馬上就要來。（敲電鈴，副官上）

副官 有。

蓋達爾 請戰綫司令奧格烏夫少將和柯洛斯少將進來。

赫里捧 你是要說：戈爾洛夫將軍，你說錯了。

蓋達爾 我沒有說錯。（對副官）執行命令。

副官 是。（下）

赫里捧 這是怎麼一回事？（一捲東西從手裏滑出來，發出玻璃瓶打破的聲音）

蓋達爾 （走近）怎麼一回事？

赫里捧 白蘭地，可惜，打破了。倒可以慶賀一下新司令，啊？我還有，啊？

蓋達爾 收拾掉，滾出去。

赫里捧 是，是，是！（抓起一捲東西，逃走）

〔奧格烏夫上，柯洛斯跟在後面〕

蓋達爾 我很榮幸，受斯大林同志的囑託，把委任你做戰綫司令的這道命令授給你。（遞給奧格烏夫）

〔奧格烏夫讚。柯洛斯也讚〕

奧格烏夫 那怎麼能行，我還很年輕啊……

蓋達爾斯大林說，在任用年老的軍事指揮員的同時，應該更勇敢地提拔年輕而有才能的軍事指揮員，擔任領導職務，並且要推舉能夠用現代方式而不是用老法進行戰爭的人，能夠學習現代戰爭經驗，能夠成長和進步的人。

柯洛斯·伏洛佳，親愛的！……對不住……（立正）戰綫司令同志，你看看我這老頭子，你就會明白，這是正確的。（擁抱奧格烏夫，吻他）

（幕）

一九四二年作